

國聞週報

第十期

第一卷

中華郵務局掛號
為立券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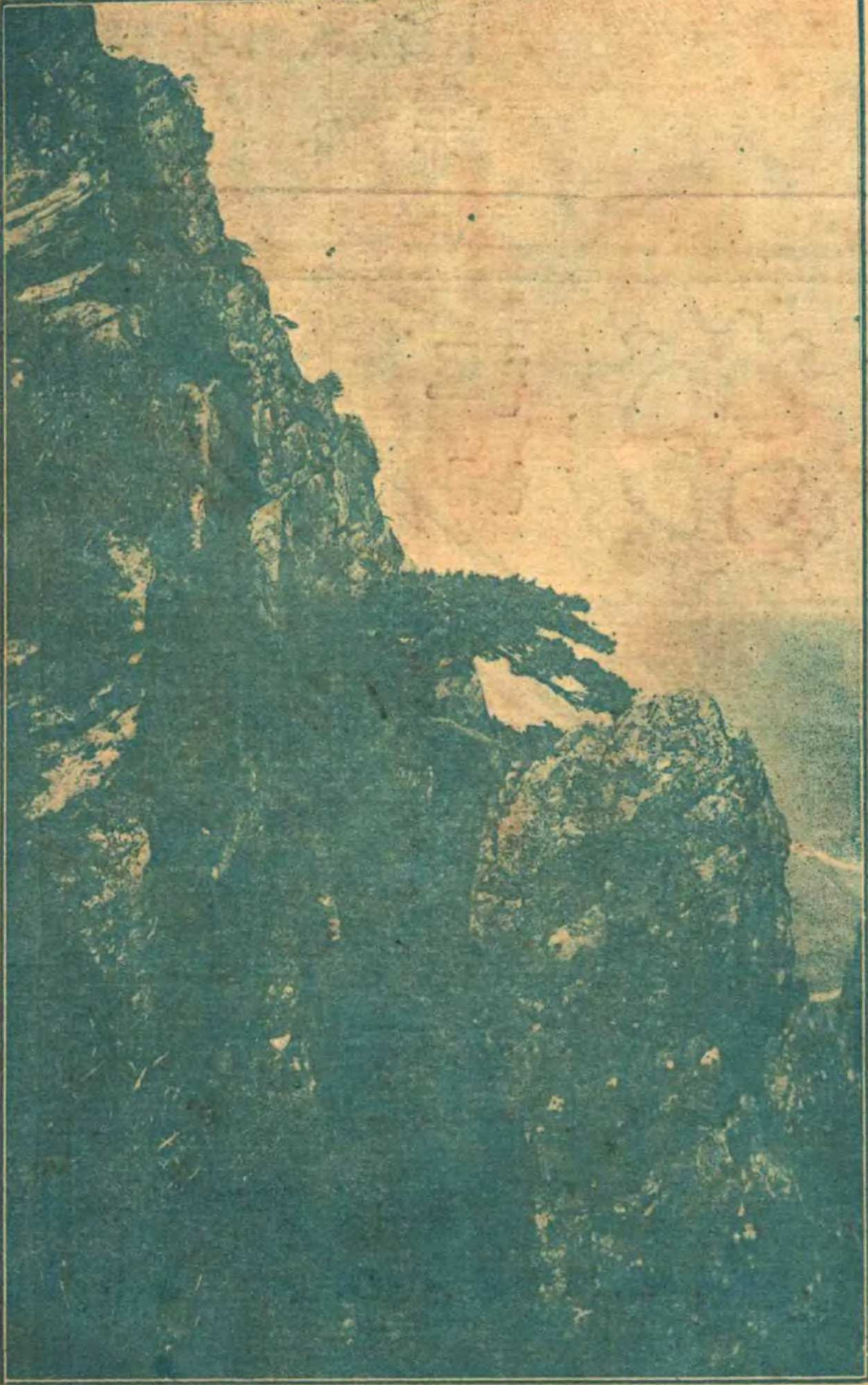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二月七日出版



國聞週報社發行

目 要

- | | | | | | |
|--------|-----------|------------|----------|-----------|--------|
| 社評(三則) | 蘇俄政府之十大領袖 | 捷克婦女運動之新生面 | 將來的家庭(上) | 最後之小說(小說) | 體諒(小說) |
| 子天生 | 蔡受百 | T. K. | 凝冰 | 馬二先生 | 心冷 |



廬山之面

Vol. I. No. 19, DECEMBER 7, 1924

名人錄



王正廷

王正廷。號儒堂。浙江奉化人。年四十三歲。北洋大學學生。日本東京中國

青年會幹事。後至美研究法學。得博士學位。辛亥革命後。鄂省都督府外

交司長。臨時政府工商次長。代部參議院副議長。舊國會召集。仍舊職。七

年率議員南下。舉行非常國會。八年赴歐。任歐洲和會全權委員之一。回

國後。鼓吹道路建設運動。經營實業。十一年任接收膠澳善後督辦。同年

十二月以外交總長代閣。次年一任司法總長。未就。十二年三月中俄交

涉督辦。十三年十一月曹錕退位。北京臨時內閣外交財政總長。

編 輯 者 言

△年來各國婦女運動風起雲湧願其目標大半均注重於參

政方面、乃捷克斯拉夫之婦女獨能致力於生活的消費之

減輕可謂別開生面T. K. 君紀述其事足資我國女界之借

鏡、

△「蘇俄政府之十大領袖」一文爲俄國各領袖之傳紀已於

本期揭載希閱者注意

△「將來的家庭」一篇爲凝冰君敘述關於家庭組織之理想、

計分婚禮、經濟、住居、交際、娛樂、子女六段、因篇幅過長本期

先登一半、

△時裝小誌、本期因編者事忙暫闕、誌此告歉、

目 錄

社評(三則)

各團體對於國民會議應有之準備……………子寬

處置賄選議員之我見……………誠夫

外交與內亂……………天生

蘇俄政府之十大領袖……………William Henry Chamberlin著
蔡受百譯

將來的家庭(上)……………凝冰

捷克婦女運動之新生面……………T. K.

北京政局更新紀……………庸生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公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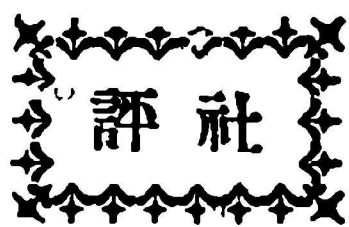
曲諧(續)……………二北

最後之小說(小說)……………馬二先生譯

體諒(小說)……………何心冷

慈禧祕紀(續)……………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潤色

前期勘誤表



社評

各團體對於國民會議應有之準備

子寬

關於將來之國家改造問題。孫中山與段合肥均主召集國民會議。籌商解決。兩氏主張之內容。容有不盡。契合之點。而會議組織。則咸主由各省公團選出代表。彼此意見一致。然則將來國事必經一度之國民會議。蓋

已成爲確鑿不易之事實。以今日國事之糾紛複雜。會議中改造問題之繁重困難。不難臆想。而國民在會議中所肩責任。當然亦艱巨異常。經此一度會議而後。若國事竟能徼天之幸。卒達於改進之途。此固我國民之榮譽。但不幸而事無成就。政治之腐敗如故。不能從事建設也如故。則尸其咎者亦惟我國民。夫國民於國民會議既負有如斯鉅大之責任。則如何而可盡此責任。乃目下最關重要之問題。亟應研究解決者也。乃瓊顧今日國內有代表人民參與會議資格之團體。於此似皆不經意。方斤斤以要求參加列席會議爲言。如上海南京漢口等總商會皆是。是直令人引爲駭異者也。夫商會等之得推舉代表參與會議。本無問題。不待要求。代表人數多寡。則各團體要皆不能十分歧異。更不必力求其多。惟參加會議。應如何而可推舉得力之代表。如何而可使會議中待決問題。可以適當處理。如何而可使議決之方案得見諸實行。斯乃關係全局之大端。應於今日會議之前。亟應準備籌劃者。要知參加會議。而不能得有能能力之代表。則人數雖衆。亦不可必濟於事。有代表而不能有適當處理重大問題之方法。或有方案而不能使其必行。則有會議與無會議固同屬無裨於國家人民等耳。又何必多此一番會議之周折。故今日各團體應知

會議扼要之點。係在此而不在彼。茲再將此數點略加說明。望各團體加意焉。

▲推舉代表。代表人物之良否。與其能力之優劣。與會議結果之善惡。具有因果關係。故應推舉如何代表人物。與夫推舉應採如何方法。當然大可研究。將來會議。政府雖自有條例頒布。要不過規定某種團體推派代表幾人。由團體投票而已。如此簡單規定。當然不担保代表之必合人選。此則當由各團體自行設法救濟。向日主持各團體之人物。向依本團體特定旨趣所在。因事擇人。如教育會係爲教育前途而選適當主持人。商會係因商業利便。而擇定適當人物。今日之國民會議。其旨趣與範圍。皆與各個特定團體之旨趣。迥不相侔。則此等人物。不盡合於代表人選。自無疑義。若貿然照尋常方法選出之。則安有不愆事者。如此則人選及推舉方法。自應加以研究。況會議謀議事便利。代表不能過多。則每省團體是否應由各省會之總機關選出。或由本省各縣團體共同選出。亦一問題。蓋足以一種團體之人才。不必盡在省會之總機關中也。尙有一事應注意者。即有代表資格者。當先行發表其代表團體之主張。俾爲本團體擇人之標準。名流未必有實學。實學未必即名流。會議中問題。亦未必盡爲名流所勝任。若能視主張擇人。則庶乎可免隕越。

▲確定方案。改良政制。整理財政。振興實業等諸大問題。皆爲將來國民所應討論。凡此皆待專門學識之指導。然後可得合理之解決。或以爲

苟代表得人。則此等問題。則討論表決之事。皆可聽其應付。此則不免錯謬。須知代表或對於一二問題。有專長學識。或不少其人。但是否能於各個問題。皆有應付之才具。則屬未必。故各團體應對於此等問題。博採本界各方之言論。訂定詳細之方案。以爲代表發表意見之根據。絕不能憑代表掉三舌不爛之舌。在會議中發表空泛之言論。卽以爲已盡國民應

有之責任。雖將來會議之中。自有各個專門委員會。以研究專門問題。但委員會仍當聽大會之指導。若大體方針一誤。則備盤能保失著。此各團體之方案。固不必盡能實行。而不可不預行訂定。至於如何而可使會議方案。實行。當然亦屬方案之一。而應先時籌定者也。總之。各團體推定代表參與國民會議。乃責任。非權利。各團體勿輕誤會焉。

處置賄選議員之我見

誠夫

執政政府成立而後。當以檢舉賄選議員之一事。爲最合國民心理。吾人試回溯今年國內戰禍之所由興。與其所以發動之故。則賄選實爲其焦點。是故從國家方面言。收受賄賂之行爲。爲觸犯刑章。從社會方面言。公然以金錢爲交易。亦爲敗壞國民道德。兩者有一於此。卽不能容。而況兼之。乃聞此等議員。以政府之抬舉。爲妨害開會。因復決定移津。觀其言論行動。與貪戀之心理。似皆如昏如醉。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斯誠不能不令人驚駭。然際此政治革新之會。政府與國人。要不能再任鬼域之行。復肆於今日。此實改革聲中應注意之一事也。

北京政變而後。賄選議員。自知爲國人所不容。於是紛向各方活動。段氏未入京之前。津門時見此輩蹤跡。其中且有以願將功折罪。無報酬選舉總統之說進者。又有去年曾赴保定迎曹之人。而至是亦作殷勤之態者。其醜鄙之狀。殆非可盡宣。而結果絕以各方對賄選議員多主張澈底解決。未能奏效。嗣後兩院受賄議員。仍然靦顏開會。放爲維護法統之謬誨。凡此行動。皆足表示其人格之業已喪失。長此以往。徵特足以淆亂聽聞。亦且爲革新政治之障礙物。故僅就事實立論。亦覺處置此等議員。不容再緩。

去年賄選之際。金錢授受。遍滿都下。司法官廳。熟視若無睹。由其職權而言。不免有枉法之嫌。然其時之北京。正爲惡勢力盤踞。縱欲檢舉。事實上殆不可能。故是時法庭所處之地位。猶不無可以原諒之處。及馮玉祥入京。曹錕退位。事實上之障礙。已然消滅。負有檢舉責任之檢察官。宜可從事於各種之準備。或竟依法逮捕犯罪人。而仍逡巡畏葸。未敢行使職權。北京司法界之精神。頹唐至此。洵堪爲司法前途憂。新閣成立之後。法長章士釗。方有檢舉賄選議員之令。此舉固快人意。但將來能辦至如何地步。有無意外阻礙。此時尙未能斷言也。

爲賄選議員辯護者。恆主張應示寬大。勿爲恩怨報復之舉。此說在南方絕未之聞。而京津則時或有之。此說之誤。在忽視國法之權力。而誤認爲政治上之報復行爲。抑知國家法律。非可摻雜以感情。法之爲物。係固定性的。不得以感情作用而自爲伸縮。賄選議員在政治上所負之責任。絕不似在法律上應負責任之重大。則此次之檢舉。係出於法律上之原因。而非政治上之原因。可知其發動之機。原於國法而非私人之報復。不可知吾人對於循環式之政治上的報復。固然反對。而對於根據國法行使其職權之行動。則不妨表示相當之同情也。

關於處置賄選議員之方法。則有國家方面與社會方面之兩種。關於國家者。司法官應於檢舉之後。自應次第逮捕。依法審判。分別定罪。褫奪公權。追繳所受之賄賂。國家方面制裁。僅此而止。至社會方面。則有更嚴之制裁方法。賄選議員徒刑期滿。釋放回里之後。凡社會上之各公私團體。

外交與內亂

天生

民國十三年。戰亂相尋。殺戮無窮。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國人但知由於軍閥之攘權奪利。而不知尚有由於外人之競爭勢力。但知軍閥與軍閥相爭。而不知尚有某國與某國暗鬥。但見國內軍閥之此起彼仆。而不知尚有外人勢力之互為消長。戰爭之犧牲者。中國之國民。槍砲所轟燬者。國中之菁華。伏尸流血者。國人之肉體。外人則但散佈其歐洲戰餘之破銅爛鐵於中國。而國中之烽煙四起。但略注楊枝滴水之款項於一方。而全國之廬舍為燼。趁風打劫。從中漁利者。惟外國人。因緣軍閥之勢力。以冀取得對華外交之勝利者。亦惟外國人。而板其面孔。翹其雙鬚。正色而唱干涉之論者。亦惟外國人。嗚呼。我國國人。上自愚魯之軍閥。下至無告之小民。祇有輾轉哀號。顛倒播弄於外人帝國主義之下而已耳。試觀民國以來之歷次內亂。能有幾次得為上述之例外。即如最近戰事。說者謂

概不應許其攬入。公共事業。概不令其參加。如是賄選議員在政治上社會上。乃絕無活動之地。夫一年來國內紛擾之原因。與今年戰亂之發動。國人所受賄選議員之賜。已至深厚。故必絕其參加政治之機會。政治乃有清明之望也。

江浙之役。促成於導淮借款。金法郎案若成。曹吳之敗。不至若是之速。北方局面之變換。無異於某國戰勝他國。揚子江流域。以英人之勢力範圍。而竟成護憲政府之策源地。戰事中。英美與日法新聞機關之針鋒相對。之宣傳。無不顯示列強對華外交方針之分歧。而內爭中。援雜外交意味最濃者。亦當以此次為甚。外人既親投火種於中國。致召焚如。則復轉而科主人之責任。勒索其賠償。要挾其利權。既趁風打劫於烈焰之中。復多方刁難於灰燼之餘。夫主人之昏瞶。罪豈容追。外賓之強暴。甯復足恕。民國以前之痛史。無不因內亂而召外侮。民國以來之痛史。則因外交而致內亂不戢。復因內亂而致外侮迭來。外交乎。內亂乎。國人固當知所注意。而今後政府之外交政策如何。尤當為將來內亂與否之關鍵所在矣。

蘇俄政府之十大領袖

William Hwry Chamberlin 著
蔡受百 譯

俄國蘇維埃政府。在普通人視之。多以其進取有餘。而守成不足。實則此種猜測。全屬誤會。蘇俄政府之守舊。正不讓於世界任何國家。其執政領袖。大半越數年而無所變更。且多為革命時之中堅分子。因彼等辦事能力。確勝人一等。非新進者之輕舉妄動可比。故政界最高之位置。多屬此輩也。茲擇蘇俄政界之最著名首領十人。將其地位及性情。略加評述。如次。彼等在政界。多根深蒂固。一時當不至被反對者所推翻。故此又發表後。固不懼其稍歷時日。即與實際情形不符也。

(一) 杜洛斯基 (Leon Trilsky) 杜洛斯基在今日俄國政界內。無人能否認其為出類拔萃之人物。彼於國內之戰爭。頗為努力。功績甚著。其戰時種種出奇制勝之事。傳者幾遍全國。且彼確具一種使人崇拜之魔力。故聲名廣播。遐邇皆知。但國內戰事平息後。政府轉而注意於和平建設之事業。杜氏即不復如前之為人注意。雖被任為戰事委員。不足以展其抱負。大有醜肉復生之感也。

(一十) 顧回之爭戰北東



障蔽之中奉軍重炮

(二) 史丹林 (Stalin) 史丹林亦為俄國政界首領之一。其人面色黧黑。身材偉大。係共產黨之祕書。彼雖非一行政官員。而實為俄國政界有勢力之後台人物。當革命之前。現今政界之各領袖。大半流徙於邊遠。彼獨於國內監督共產黨之進行。現今之職分。雖不甚重要。而其潛勢力甚大。一舉措足以影響全局也。

史氏之為人。冷峭寡言笑。與杜氏大相徑庭。杜氏好多言。而彼則有意見非遇必要時不輕發表。脫氏性暴烈如火。而彼則嚴冷如冰。且二人之主張。不盡相同。故如冰炭。永不相投。史氏為俄國過激派之正宗。手腕很辣。約束部下。備極嚴刻。將來共產黨若永能維持現狀。則彼必身為俄國政界之中堅分子也。

(三) 齊諾夫 (Zinoviev) 齊諾夫係國際共產黨黨魁。善作興奮之演說。以鼓勵羣衆。彼深惡痛絕於資本家。蘇俄政府之外交界。對之頗有不寒而慄之概。彼在共產黨勢力極大。且善於管理部下員役。凡稍有政治常識者。皆不能不服其駕馭黨員之有方也。

去年冬季。杜因事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生爭執。選舉因而落選。此可見在俄國其人雖聲名廣大。受多數人民之崇拜。而選舉時則不必勝利也。但迄今彼仍為政界之重要人物。彼在選舉內之失敗。不過一時。將來俄國政治或經濟方面。若有重大之變動。彼或將一躍而居顯要。繼李寧以為一國之領袖。正未可知也。

齊氏之為人。既不能如杜氏之受人擁戴。復不能如史氏之剛復自持。且彼在革命戰爭內。既無甚軍事方面之成績。承平後建設方面。彼亦無多大之貢獻。而在共產黨內。有如是偉大之勢力者。此大半因彼具有過人之宣傳能力。善於鼓勵羣衆。激起其階級壓迫觀念。及對於有產階級。智

識階級。以及社會民主黨少數派仇怨之心。故聲名日盛一日。且彼當革命以前。與李甯頗為接近。此亦足以增高其聲勢也。

(四)克門奈夫 (Leo Kamenev) 共產黨之領袖凡三。史氏及齊氏外。即為克門奈夫。克氏為杜氏之內弟。但亦反對杜氏甚烈。不讓於史齊

二人。彼身材適中。而雄壯。鼻架眼鏡。唇間鬚髭翹然。望之似一積學之博士。而不似一革命黨領袖。彼係莫斯科市長。但對於地方行政。不甚注意。對於蘇維埃政府之行政。則責任日重一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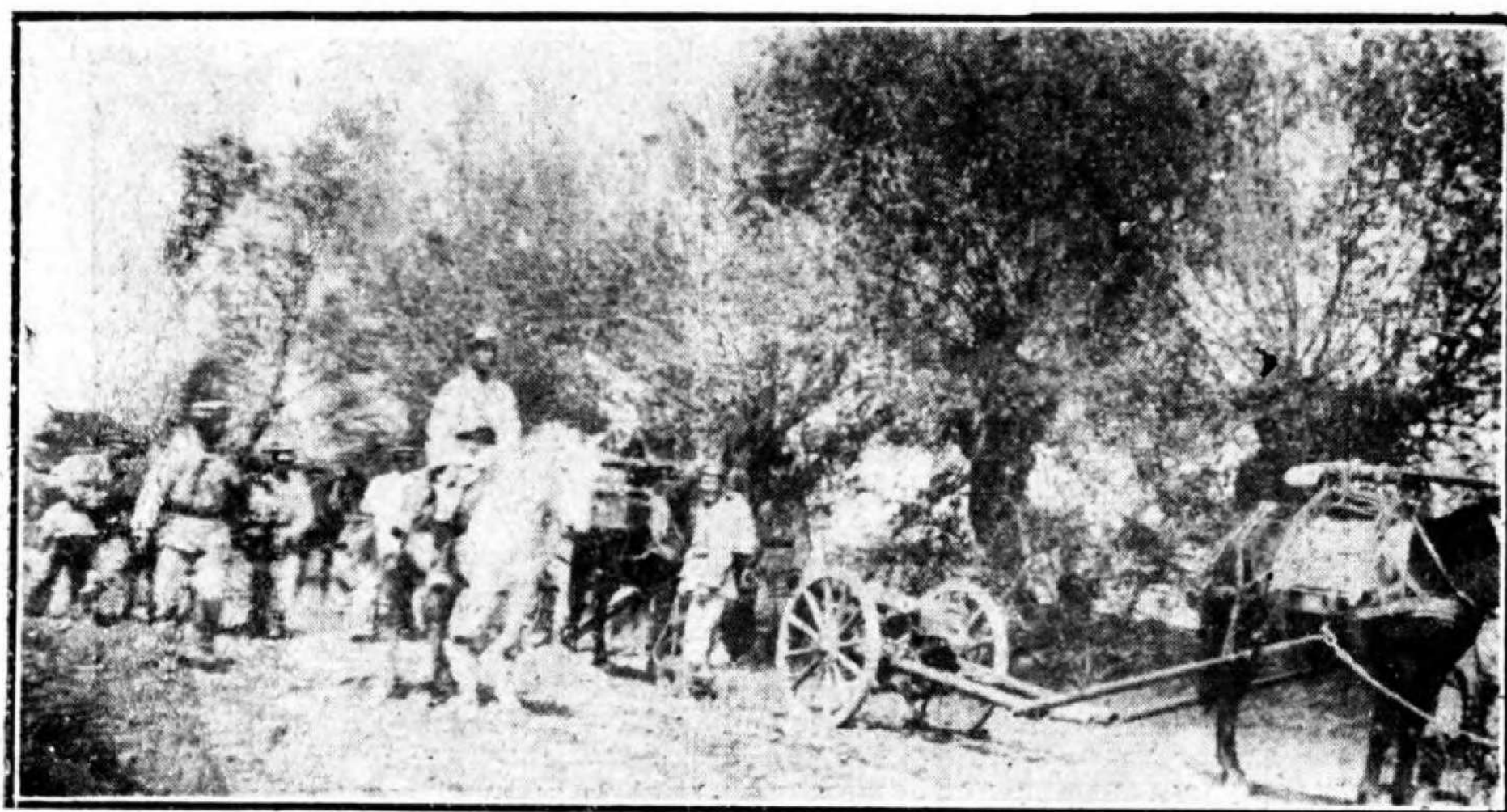
克氏性甚柔和。且處事審慎。當俄國大饑荒之時。辦理美國向俄賑災之交涉。極為順利。其時俄國因頻年擾攘。與各國甚為隔隔。無甚聯絡。故俄美間之合作。頗為困難。氏頭腦清析。而富有經驗。故人民多信其能辦理俄國復興事業。不至債事。彼前途之發展。正方興未艾也。

(五)仇仁斯基 (Dzerzhinsky) 仇仁斯基。係

俄國秘密偵探隊長。其人不修邊幅。長日以其辦公室為家庭。晚間即臥於其內。一次有一外國人士往謁。見其面容憔悴。衣履不整。足拖睡鞋。身旁置一手槍。為之駭然。彼當革命之前。即於黨務盡力甚多。嘗因此被流徙於西比利亞。後皇室推翻。此階下之囚。即手握軍符。躍登顯要。所管轄之偵探隊。在內戰中極有成績。敵人之祕計。為其偵悉破壞者。不知凡幾也。

當一九二一年時。俄國饑荒忽起。其時國內因屬受兵燹之劫。鐵路制度。

(二十) 顧回之爭戰北東



紊亂不堪。美國所賑助之糧食。到後。竟無適當方法。以之於最短時期內。運往各災區。其時數百萬之嗷嗷待哺者。勢將因此而犧牲其生命。當此危急之時。仇氏即被任為輸運委員。彼接任後。立即趕赴諸車輛擁滯之處。終日坐於窄小之車內。東西奔走。以調劑車輛。並定嚴法。如有私用過多之車輛。以輸運糧食。以至妨礙別處之輸運者。一經查出。即行槍決。于是輸運方面種種困難。賴以解決。糧食乃可以時運往各災區焉。

奉軍炮隊之行程

自李甯逝世後。仇氏復被選為最高經濟會議議長。此職責任重大。非仇氏不足當之。彼自任此職後。即努力使俄國之實業。不受外國資本之助力。彼長日專於其職務。無暇顧及政治問題。故一切黨派爭論。皆付之不聞不問。黨內外諸人。蓋無有不尊敬其為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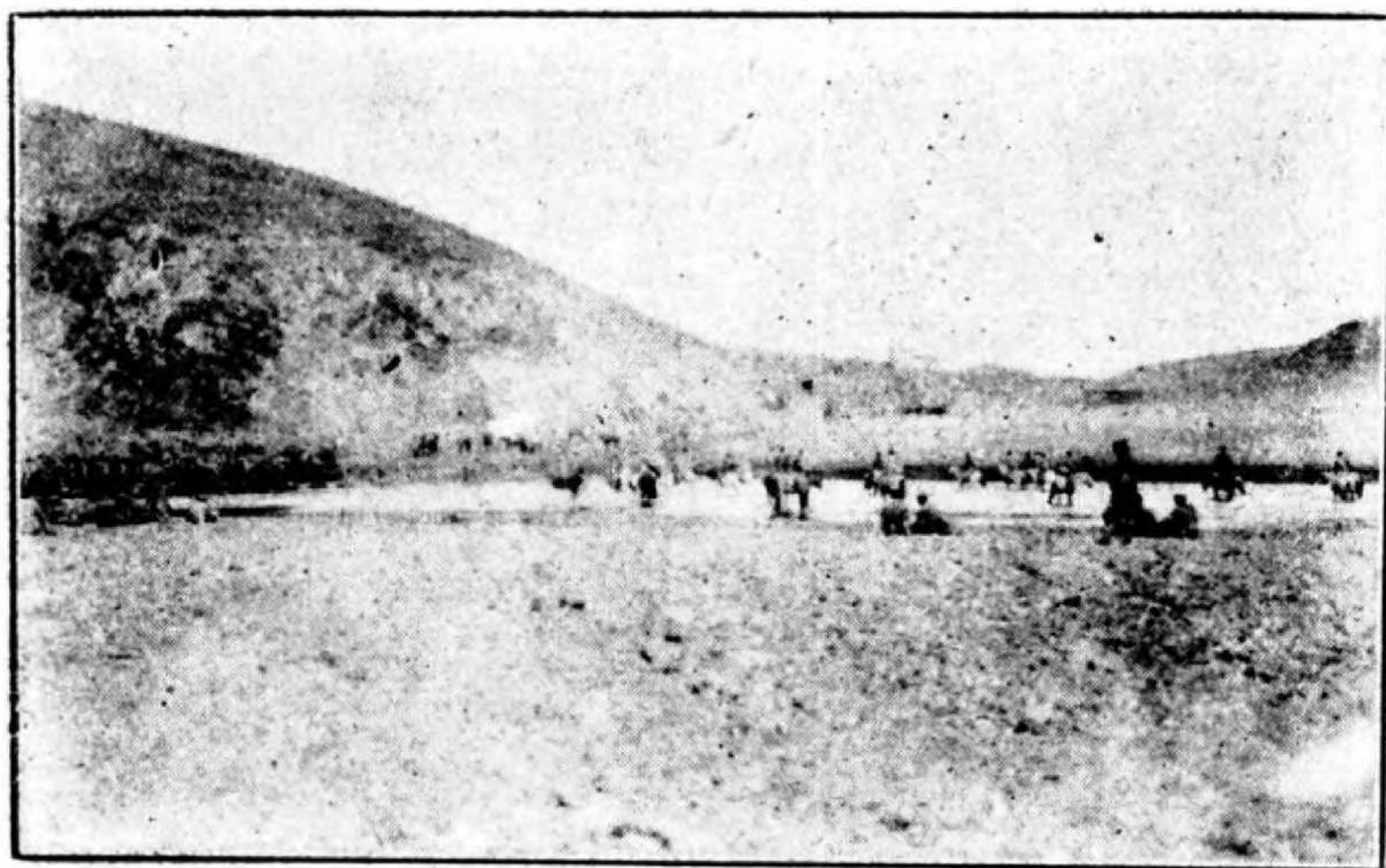
(六)魯谷夫 (Alexei Ivanovitch Rykov)

自李甯逝世後。繼之者為何人。一時頗多爭執。後魯谷爾卒當選為共產黨之總理。蓋因彼係斯拉夫人。且係耶教信徒。為多數共產黨員所歡迎。此外尚有數候選人。資望多在魯氏之上。而皆被摒。此大半由於宗教關係也。魯氏為蘇俄政府領袖中之佼佼者。自無可疑。當李甯在世時。彼為最高經濟會議及勞工會議會長。與李甯共事甚久。按共產黨領袖。多善作興奮之說。以鼓勵羣衆。魯氏獨於此事。不甚擅長。彼實為一經濟專家。而非政治領袖。當革命時代。彼服務過於辛勤。故健康日損。當選為總理後。即微服赴德。以養病云。

魯氏在諸共產黨領袖內。以溫和著。蓋共產黨之領袖。大半凶狠暴烈。而魯氏則獨非其類。彼之爲人。富於理性。而無激烈之感情。此蓋由於其頻年服務經濟會議。躁動之性。銷磨漸盡。故待人接物。一出於和平。彼爲總理後。俄國之經濟政策。當不至有何重要之變更。當可日趨於穩健方面也。

(七) 普開林 (Nikolai Bukharin) 普開林係俄國政界有名之演說家。語言流利。聲吐嘹亮。每出一言。聽者翕然。彼爲共產黨機關報 Pravda 之主筆。於言論方面。頗有所貢獻。其爲人極得俄國勞工及青年之歡迎。皆因其辯才無礙。足使聽者協服。且自奉儉樸。不尚虛華。益爲人所重視也。魯氏除爲 Pravda 報之主筆外。又爲第三國際 (Third International) 會議內之重要人物。又爲政治團團員之一。該團除魯氏外。有史丹林。齊諾夫。克門奈夫。脫洛斯基。魯谷爾諸人。在政界極占勢力。所有該黨中央委員會之計畫。大半出於彼等之手也。

(三十) 東北戰爭之回顧



奉軍在九門口渡河

收國外資本以恢復國內經濟之事業。或可得較好之成績。惜共產黨未能用其言耳。近來訂定之新經濟政策。將來時移事遷。若須有所變更。則克氏或將應運而出。爲蘇俄政府之最要人物。將來政治方面。即無如此良好之時機。而克氏仍能保持其現在之地位。彼在共產黨各種會議內之勢力。比較的雖不甚偉大。但亦自有受人歡迎之處。

(九) 齊吉林 (George Chicherin) 齊吉林係蘇維埃外交委員。齊氏在今日歐洲外交界內。實爲罕觀之人才。彼原爲俄國之貴族。殆革命事起。乃投身於共產黨。幼時曾受極完美之外交訓練。能操英法德等國言語。皆極流利。且富於歷史政治及國際公法之智識。故頭腦清晰。語言有條理。爲一傑出之雄辯家。彼辦公之習慣。至爲奇特。每日下午二三時起辦事。直至次晨五六時始止。每至夜半。則精神倍佳。彼之助手凡三人。互相更遞。而猶覺異常勞苦。不足以當其意。亦可知其精力過人矣。

(八) 克拉新 (Leonid Borisovitch Krassin) 克拉新係蘇俄政府國外貿易委員。於經濟治理方面。極有經驗。彼於一九〇五年。即從事於革命。此後曾有一度。在德國某公司作工程師。後復投身於共產黨。自此即專心於政治事業。有人譏之爲一商人。而非共產黨。故彼一身處於革命界及資本界之間。應付甚爲困難。彼主張逐漸恢復俄國與歐洲各國間之商務關係。若俄國能完全納其忠告。則關於吸

問。則必慎重考慮。三思而後言。即瑣細無足重輕之事。亦不稍涉。苟且凡有所言。皆異常周密。令人無隙可逞。但與人應對之事。又每覺其別有所思。似其一心可同時二用者。人謂其精力過人。洵不虛也。

(十) 吉羅斯拉斯開 (Jaroslavsky) 吉羅斯拉斯開。係黨務糾察委員會之秘書。彼在共產黨內。有可驚之潛勢力。但俄國以外。鮮有知之者。亦

人也。

以上所述之十大領袖。係今日蘇俄政府之中堅分子。俄國經濟方面之發展。及與各國政治及商務方面之關係。大半就決於此十人。彼等若一旦下野。則蘇俄政府將一改今日之面目。世界各國。皆將受其大之影響矣。

董巽觀來稿

七

將來的家庭 (上)

凝冰

男女青年，在迷惘之途中摸索到了幸福的門邊，興奮到了極點，愉快到了極點；可是在這快樂開始的時期，同時擔負了重大的使命，擔負了創造新局面的使命，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我在環境中，受到許多關於家庭方面的感觸，使我十分的悲觀，可是心靈似乎默示着我道：「你不應當這麼想，你應當奮起進取的精神，努力的工作！」於是我覺得我的暮氣太深，應當澈底的改革，應當認清了一條光明的路向前走。因此我纔做了一件使頑固的人們，要譏笑指摘的事。

在民國七年締結的不自由的婚約，我用斷然的手段來處理居然很完滿的解決了。因為那T. S. 女士和我從來不曾見過一面，情誼更不必說了。起初我還想兩人間的愛苗，或者能夠滋長，以結合兩人間的幸福。誰知在去年和T. S. 女士談話後，覺得兩個人的主張意見，完全隔閡，而且沒有融洽的可能。過後我考慮一番，覺得還是解約的好，於是用誠懇的態度向T. S. 女士的家庭提出，他們居然答應了。當時我脫了這不自由的束縛，很想在改革舊習慣上做一番切實的功夫；雖然這時候，有許多對於我的解約，表示不贊成，可是我如果要徇從了他們的私意，那麼不僅犧牲了我未來的幸福，並且還犧牲了改革舊習慣的精神。於是便毅然決然的去做。

我的戀人，是一個富於情感，很活潑，喜歡研究文學美術而能夠有互助的精神的。伊因為家庭的關係，對於世情很明瞭。伊雖然不善於交際，可是很能和氣待人。伊對於處理家庭的事情很擅長，烹飪縫紉普通

病理，都得些門徑。伊對於教管兒童的心理很有研究。伊的脾氣稍微燥些，但是惟其是燥性，所以能有進取的精神，沒有懶惰的惡習。

我們由朋友的交誼，逐漸的進步，發生結合的要求，中間却經過了一個極長的時間。暫時因為稍有周折，可是我並不失望。平常我們也討論過將來的家庭，應當怎樣的組織？舊時的習慣，應當怎樣的革除？我們雖然不敢確信討論的結果，是確切不移，可是自信還可以有給青年男女們討論研究的價值。所以纔大膽地將將來的計畫，貢獻于摸索到幸福的門邊的許多青年朋友！

■婚禮問題■

「結婚」本來是男女開始共同生活時舉行的一種儀式，使別人知道這個男子和這個女子結為夫婦而已。在舊社會裏，用父母的意旨，替兒女結婚，他們明知當事人難免不願意，將來要發生麻煩，于是用庚帖咧，聘金咧，做契約式的交換。假使有一方面事後反悔，便可以拿做賠償損失的要挾。所謂文明結婚（？）的儀式裏也少不了蓋印的一個手續，這種都是對於對方不信任的表示。法律上竟根據了這種悖乎人道的舉動，來拘束住男女的心意，使他們不得不乖乖的，忍受着痛苦，過那機械的生活，而沒有絲毫活動的可能。所以我們主張男女兩性既然互相戀愛，既然發生了結合的要求，應當尊重對方的人格，很忠誠的信任着，在最初時期互換一個戒指。這互換戒指，並不是證物的性質，不過是表示這人已經有了配偶的一種標識罷了。

我們又鑒于許多親戚朋友的結婚，竭力要撐場面在結婚的日子，

鋪張揚厲，博得看熱鬧的人，讚一聲好。其實虛糜了許多金錢，絲毫沒有實際。有錢的，白白地糟塌了一注錢。沒錢的，因此拉了一批虧空。一時的虛榮，轉眼便成泡影。無窮的隱憂，却不易擺脫。這又是何苦呢？所以我們主張在結婚的時候，在公共的場所，招集了親友，舉行一個茶會式的聚會，藉此介紹許多平常不認識的親友。至於鞠躬行禮，其實都是虛文，也可以革除。散席之後，新婚的男女回到自己家裏，或是出去作短期的旅行。一星期後，再行宴請親友，歡聚一次，以聯情誼，那麼什麼鬧房等等惡作劇的舉動，都可以無形的消滅了。

■經濟問題■

男女間愛情融洽，發生了結合的要求，那是無論誰何阻止不了的。雖然使他們的進行上發生些障礙，可是兩心間的黏力，却不致因此消滅，或者反而激起了他們的反感，格外的增進。

但是，經濟的能力却超乎戀愛的能力以上，而能操縱着結婚的樞紐，使人人都得低首下心的去服從着。所以兩性間既然發生了結合的要求時，便應當着想到經濟一方面的能力，假使經濟的能力能夠維繫一個家庭，那麼再實行共同的生活。

各個家庭間的經濟，因環境不同而各異。所以在未曾共同生活以前，應當兩個人定一個預算，然後以所有的收入來支配，看究竟能夠維持不能？假使經濟不夠支配，而兩個人偏為熱烈的情感驅使着，很鹵莽的同居了，經濟一天天的逼迫，剝奪了家庭的樂趣，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實。

(四十)顧回之爭戰北東



發出信攜鴿書傳軍奉

抱新思想的青年，不應當存着坐用遺產的心思，應當用自己的能力去維持新家庭。

我常聽得一般人說：「家庭是兩個人的，所以家庭的經濟，也應當兩個人分担。」這種話，表面上似乎很有理由，可是我們仔細一想，實在有些不甚妥當。因為夫婦是兩個一體，不能將它分成兩個單獨體，所以劃分着經濟定要兩個人分担，這反而是使他倆融洽的一體上要發生裂痕。女子幫助着料理家務，這是伊們的義務，男子做事情，賺錢養家，這也是義務。況且女子在職業上的收入，多半是暫時的，伊們在做母親的

開始期，應當休息，那麼便決不能再去服務。所以我很不贊成經濟分担的主張。

照我們的情形，我們都可以為社會服務，在兩個人都有收入的時候，那麼以我的收入作為家庭的經常支出，以伊的收入作為預備費，存着不去動用。那麼萬一有什麼臨時的支出，便可以不必去四處張羅了。

至于預算表的編製，有幾個要緊的分目：就是（一）房租（二）膳食（三）交際（包括應酬及信函郵電等費）（四）娛樂（五）臨時（包括借貸醫藥及臨時各種的用費）預算的額數，當可寬裕一些，有了餘剩，還可以儲積起來。

■住居問題■

我們每次到朋友家裏，常常感受到一個不愉快的感覺，就是覺得家庭中每有一種凌亂不整潔的現象。因為住屋窄小，用具太多的關係，幾乎擠得屋子裏簡直沒有迴旋的餘地。臥室裏更是不堪問了，箱籠椅

桌、衣架、衣櫥、和那些盆桶便具，四面的堆着。不用說外人看着不雅，恐怕連自己都有些厭惡。如果遇到遷居，那是更不得了，零零碎碎，非整理幾天不行，於是我們便想在住屋問題上改革一下。

我們的主張：住屋方面，最好是一個單獨院子，天井要寬闊，使空氣流通，并且還可以種些花草。經濟寬裕，那應用三間屋：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書室和應接室，一間做儲藏室和僕婦的寢室。如果經濟不甚寬裕，那麼和人家合住，有兩間一大一小的也夠用了。大的一間，一半做臥室，一半做書室，就是接見親友，也不妨在這一間裏面。那小的一間，使做僕婦的寢室和儲藏室。

臥室裏面的布置，應當優美而簡單，有一張床，一個衣櫥，一個衣架，一個粧台，一張輕便的小圓桌，幾張軟墊的椅子，便足夠用了。壁上可以掛上幾幅美術畫。

書室裏面的布置，是書架，書桌，花盆架，方桌，藤椅，字畫，如果能力能

捷克婦女運動之新生面

在一般之社會。家庭膳食。皆由主婦料理。此為各國所同然。惟其治事範圍。要皆不出各個家庭之外。顧在中歐之捷克民家。其主婦獨能於家庭之外。更謀改善其家庭飲食的生活。其勢力達於政府。達於市場。為近世婦女運動別開一生面。捷克婦女如是之活動。粗始於歐洲大戰之後。其時經濟界承戰事之弊。亂象紛呈。貨物缺少。價格飛騰。金融紊亂。幣價狂跌。人民於生活負擔。益感沉重。中歐各國。尤較其他諸邦為甚。捷克中下階級人民。節衣縮食。至於無可再減。婦女切身感受家庭之苦痛。於是乃生改善環境之心理。而組織所謂消費者同盟。在此同盟組織之前。地方

夠買得起琴時，我們還想擺一面琴。自己做事在這裏，賓客也可以在這裏。

還有一間，可以隔成兩間。一間專門儲藏雜物。像箱子和其餘一時用不到的東西。一間給僕婦們住宿。

住屋的選擇，要揀那空氣清新的地方。房子雖然不必十分講究，可是要光線充足。屋裏的陳設，雖然不必堂皇富麗，可是要合于美觀。用具不必多，祇求夠用，不佔地方，而移動輕便，便于遷移。

愉快自從美上發生出來的，家庭間有一種優美的環境，那麼很可以使日間工作的疲勞和煩惱，默默地消滅。夫婦間能夠很忠誠親密的對待，誰都不分出界限，融洽一體，那麼自然願意在家庭中享受一種甜美的樂趣，不必出去。這種辦法，實在在經濟的節省方面，也着實有很大的關係啊。

T. K.

先亦有各物品委員會之組織。其職務為調查戰後國內市場存留之物品。酌量以相當價格售諸人民。以公共管理之方法。防止商人居奇。以免貧民受累。其中會員。婦女居其五分之一。嗣後相繼解散。而今日捷克婦女之組織消費者同盟。其思想即胚胎於是。同盟之組織。極為單簡。凡年納捷幣一克隆者。皆為會員。其費祇抵美金二分耳。全國各大城鎮與夫僻遠鄉村共設支部三十八處。凡市上飲食物品之價格。皆由同盟決定之。不許商販自由操縱。其辦法由同盟召集大會。或以事實上之便利。各處分別舉行小集會。由預會之主婦。憑其經驗分別討論重要物品之價格。

並生產費及生產或販賣人應得相當利益合計之。協定一確定之價目。議定之後。乃以電話。輾轉通知於各處。凡接受電話之會員。皆負轉達其他會員之責。今日薯價該幾何。豆價該幾何。皆相互告語。其在較小之市集。更由司其事者。用簡明之通告。雇人肩赴市場。揭示於衆。凡賣買皆以此價爲準。索價昂於此者。相約不與交易。若農人願以此價交易者。則爲掄揚以報之。以故欲求高利者。輒嗒然滿載原物而返。反之若受同盟之價格者。皆得脫售其所貨焉。若在較大之城鎮。貨物均由商店賣買。同盟除以電話通知會員以議定價格。通知會員而外。更以商人姓名榜諸商店門外。孰爲平價交易。孰爲高價賈利。皆一一臚列。其初商人固未嘗不惡同盟之舉動。或以罷市爲抵制。無如結合同盟之主婦。態度堅決。凡索價過奢之物品。皆相率不購。商人亦卒無如之何。此外同盟亦於新聞紙中。刊登其認爲衡平之各種物價。並通告未入會之主婦。共同合作。有時商店爲避免臨時發生糾紛起見。或與同盟先行接洽。同組合作委員會。雙方協定物價。或有時對同盟態度強項。則顧客咸迴避不至。嘗有一商人。欲利用消費者同盟。以利其所業。初願以同盟所訂之價格爲本店之價格。而求同盟中會員爲之掄揚。同盟允之。不久而廉價售貨之名雀起。商人於是乃暗增其貨值。以爲仗此聲譽。不難利市十倍。詎意力能成全之者。固亦足以毀之而有餘。不久而奸商及高價售貨之名。亦揚溢乎社會。商業之失敗。亦隨之而俱至。於此可見婦女消費者同盟勢力之偉。及其未易輕侮也。在同盟之婦女。深信其所定之價格。爲最適當。同時並可

免受其家庭免飢餓之危險。無論爲上中下社會特薪給贍家之人民計。此皆不失爲正當應有之舉動。而同盟之組織爲家庭生活所不可少。同盟之抵制不受支配之商人。尙有一種方法。即不經手強項之小商人。而逕向生產者躉批貨物。貨物躉批之價值。當然較零購爲廉。如是方法。並非同盟中婦女所樂爲。一則以分配大宗。本非家庭婦女所習。再則參加同盟之婦女。皆爲民家之主婦。各有煩重之家務。鮮有餘晷從事於商業。故非萬不得已。不輕出此。惟既爲之。輒達所抱之目的。亦足示警商人。使知同盟魄力之渾厚。如某次同盟以燻肉一物。爲家庭普通食品。然自戰後價值高漲。非復一般民家力所能購。要求商人減價。顧商人聯合拒絕。同盟婦女於此乃一致罷購以抵制之。相持之後。商人卒不能固結。中有一人。願以每斤十七克隆之批價。售給大宗燻肉。時他商所索者爲每斤二十八克隆。至是同盟乃以廉價所批購者分配之於全國。而市上燻肉之價。遂不得不一致減低矣。以上所云。大致爲關於食品者。近來同盟更注意於衣之方面。要求減低布之市價。亦得效果。製造業之合作會。並與同盟締立商業合同。多數商店爲救濟營業起見。因亦許於同盟會員交



易。貨價減去一成。同盟之總部。設在都城巴拉加 Prague。其全部之計劃若從抽象言之。約略如下。(一)求一般物價之低落。(二)防止物品因時季關係而漲高。(三)教導消費。使知以罷購方法以抵制昂貴物價。(四)訓練婦女革除在附近家庭市場購物之習慣。務使能按報紙所載同盟所訂之物價。隨處勸令商店容納。而擇其最優惠處購買物品。(五)

凡消費能力薄弱之消費人。或零星之購買貧苦工人家屬。應格外設法保護。(六)教導婦女以不應姑息之義。凡購買食品。品質重輕有不符者。不可緘默不爭。(七)求政府減少糧食燃料及其他物品之運價。(八)政府於商品課稅。商人必以負擔轉嫁於消費。應防止其於正當稅額以外。同時將物價逾分抬高。(九)謀增進食物製造及運售之衛生。上述之運動。當然於市場及社會。生重要之影響。更應消費者男女之合作。並促起政府對於保護消費者措之施。其辦法擬設立一組織。由政府糧食總長為之領袖。專理保護非食物生產者人民之事宜。在中央為聯邦委員會。波希米亞 Bohemia 摩拉維亞 Moravia 亞里西亞 Silesia 及斯洛伐克 Slovakia 各聯邦各設分委員會以下。更設縣委員會。各委員會各設執行委員十二人。半數須由消費者同盟指任之。其他議事委員由人民投票選舉。與政府其他代議機關及官吏同。惟除特別規定之外。凡

北方政局更新紀

東北戰事終了。曹錕退職。熱居天津之段祺瑞氏。以各方推戴殷拳。并由張作霖馮玉祥盧永祥孫岳胡景翼聯名通電。推舉為臨時執政。經各省區軍民兩長復電贊成。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辰。乘專車入京。假陸軍部為辦公處。軍政界重要人物。如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等。亦紛紛先後抵都。廿四日午前十時。段氏即於陸軍部就臨時執政職。同日有宣布政見通電一則。關於解決軍政各問題。擬召集善後會議。建設會議兩種。均由各省區推選代表組織之。又同日發表命令四道。(一)為宣布此次臨時政府。係為改新政治。從前法令。除與臨時政府制抵觸及明令廢止以外。

被選者。皆必任事。不得諉辭。如美國之選定陪審官然。委員官並應於其召開大會約每月一次。開會時用捷克語言。惟本委員會中之投票人。若有此數以上請用其他語言者。亦當照辦。各投票人之責任。除選舉委員及出席大會外。並應繳納會員費。約及美金半元。此項組織委員會之擬議。其保護非食物生產人之消費人辦法。約分數種。又為政府製定新條例。限制物價。指導消費人。設法使捷克及鄰國間物價高下不失相當之比例。解決販賣人及運送者從中賈利之問題。與夫組織直接賣買之機關。至婦女對於此項委員會之創設。在其完全辦法未能實現以前。決維持現在消費者同盟。以敦促政府之努力焉。夫衣食住三者。為一般民衆最關切要之問題。而捷克婦女獨能於此中求改善生活之方。不高歌女子政治運動之空調。實不能謂非世界婦女界之先進也。

駐京庸生
記者

均仍其舊令。(一)為宣布京外文武官吏。均仍舊供職令。(二)為宣布本日就臨時執政令。(三)為公布臨時政府制令。其臨時政府之組織。則以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對外為民國代表。以國務員贊襄執政。處理國務。副署命令。並分掌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而由臨時執政。召集國務員開國務會議。此次政府與舊制不同之點。則為採用美國制。不設國務總理。即由執政與國務員合組成立。各國務員名單。亦於同日擬定。外交擬唐紹儀。內務擬龔心湛。陸軍擬吳光新。海軍擬林建章。教育擬王。齡。農商擬楊庶堪。交通擬葉恭綽。財

政擬李思浩。越日發表。又臨時執政府之組織。係分設秘書處。軍諮處。祕書處。長本定王揖唐。因王氏力辭不就。乃改梁鴻志。軍諮處長則擬於羅開榜。陳宦。張樹元三人中擇一任之。又同時王印川氏。王揖唐氏。均有通電發表意見。王印川氏之電。大致謂主權既在人民。庶政宜憑輿論。政權既奪之于獨夫之手。自當公之於全國之民。段派之人。絕不與焉。謂予不信。請自隗始。

王揖唐氏之電。大致謂建設伊始。經緯萬端。過去之國會與政團。情勢既已推移。自當除舊布新。別籌塗轍。即自本日起。宣告安福俱樂部正式取消云云。至

英人經營西藏之一幕



英人經營西藏。不遺餘力。最近英之裴爵士 Sir Charles Bell 根據其二十年與達賴喇嘛及重要藏人之政界關係。後著西藏之今昔一書。從事鼓吹。主張關於西藏問題。苟無藏代表與議。英國勿與中國談判。中國與西藏之任何和約。須載明關於外藏之合理邊界。及西藏自治權。不許中國兵之駐防。或中國殖民之計畫。又主張凡英藏互有關係之事件。及英人商業之相當的便利。西藏與東北印度現有邊界之維持。英國可與西藏直接辦理之。英國非俟中國與西藏立妥條約後。不應許中國官員由印度入藏。且謂英國應許藏人根據溫和而明白規定之辦法徵收關稅。俾西藏於此可得經費以供其需要。西藏既有自衛之工具。即所以衛印度云云。蓋在英人心目之中。久已不復視西藏為中國完全之領土。上列之圖。即英人經營西藏之一幕。圖中為敷設印藏電線之英藏人員。前列左端之一與後列右端之一。皆英人也。

二氏發表通電之由來。係因曹錕去職以後。京津地方。謠議蜂起。致有恢復第二屆國會之說。徐世昌黨徒。亦多以重金運動各方面。主張徐之總統任期尚未屆滿。以為徐氏將來活動之地步。徐之頑鈍無恥。姑不深論。然道路流言。殊淆觀聽。當時即有人向段氏建議。主張宜由王揖唐等發表宣言。表明態度。故二氏始有此電。王印川之電。事前蓋又曾得王揖唐

同意。而徐世昌各黨徒。見前項通電登出後。亦皆大為沮喪。按段氏為人品行高潔。助望崇隆。自為全國公認之大人物。曹錕既倒。段氏以各方一致推戴。不得不出膺艱鉅。苟能因應潮流。式合民意。民國剝極必復之機。或即在此。世之非段氏者。多以段前柄政時。曾多引安福黨人為譏評。實則安福俱樂部之組織。本以第二屆國會議員為主體。與執政者本非一體。安福時代。

不嫌徐世昌之取彼而代為總統。特出囊金數十萬。製造空氣。雇定私黨數十人。對於安福部大肆攻擊。作種種鬼蜮含沙之行動。而徐世昌靳雲鵬等。更襲馮故智。以揚其波。馴至安福二字。不理于衆口。所謂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於此可見。此次段氏出山。王揖唐等通電取銷該部。是亦結束舊案之一端也。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由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禁烟會議 日內瓦第二鴉片會議之兩正委員會二十五日開聯席會議。議妥一切。法代表波旭懷氏述明法國之態度。謂渠反對顧問會與美國所提設立專局實行管轄之議。渠主張(一)將國際管轄減至最低程度。(二)管轄由本國自爲之。(三)以官場所發之出口通知代替進口執照。(四)預存保證金與政府允許狀。(五)發表彙集之統計。告發違禁貿易之任何地點。二十七日集議。聽取日本、美國、烏魯圭與玻璃維亞代表之意見。玻璃維亞代表不允限制高開葉之種植。日代表仍陳述必須組織有能力的國際機關。管理世界鴉片需用。而不歸各國政府管轄。美國代表建議烟土與高開葉之出產與分布應加管理。而海洛因之製造與分布應加禁止。此項建議翌日付討論時。美代表與印代表舌戰四小時。印代表康浦爾氏與緬甸代表克萊頓氏對於大會受理美國提議之權能頗多爭論。美代表波特氏謂美國提議大都根據海牙公約之規定。印代表稱如會議不以已商定之議程爲限。則會議之繼續縱非不可能。亦屬甚難。美代表指印代表康浦爾之爭議爲無情理不公允。且莫可忍受。雙方衝突。恐將釀成等於第一會議之停頓。印代表康浦爾提議將解釋海牙公約意義之問題。交國際法庭決定。美代表不贊成。延至十二月一日

續議。英代表鐵納文稱。會議之範圍。僅可以相互的同意擴張之。若容納美代表之建議。則不獨鴉片之出口須加禁止。即在國內亦須禁烟。此舉將使印度波斯等國皆受影響。據渠所知之顧問委員會討論紀錄。則鴉片與高開葉在出產國內之利用。非會議討論所及。日本、波蘭、中國、古巴各代表則贊成討論美國提議。會場旋以二十六票對一票決定。將美國提議交第一委員會審查報告。未投票者有美、澳、法、希、葡、土、荷蘭、南斯拉夫、玻璃維亞九國。加拿大與愛爾蘭皆投多數票。反對者僅印度一票。但第一委員會將有何種主張。則目前尙無表示云。



▲英埃交涉 埃及自齊華氏組成新閣後。二十五日。即由埃王發國會休會一月之命令。以便對英有所讓步。英兵以埃人時露反抗。在開羅上街巡行。二十六日晚。英軍事當將大事拘捕。有擁護前相柴氏之重要人物三人被拘。二十八日。埃及警察緝捕三十五人。已被捕者有十二人。開羅學生之領袖亦被警察捕去。一面由埃王依從英牒所載之要求。諭令蘇丹埃軍。服從代理總督撤去埃軍之命令。蓋英軍是日已在迦通地方將埃軍包圍。埃政府爲避免流血起見。故令其出境。二十八日。駐迦通之埃軍。雖有第十一旅之一中隊譁變。殺死英醫士一人及叙

利亞醫士二人以示對英之憤慨。然未幾即被英兵壓服。由蘇丹開出之埃及軍第一批二十日到開羅。而最後一批已於同日開出蘇丹境。是日聞埃及政府與英代表會商之結果。埃及政府容納英國要求。雙方互換公文。英軍即於一日奉令退出亞歷山大里亞稅關。埃及相齊華氏所謂渠準備為國為王作必要之犧牲者。豈即對英屈服之謂歟。然埃及政府固甘心屈服。而埃及國民則未嘗心悅而誠服也。其仇視英人希圖解脫羈絆之志。無時或釋。二十五日。埃及衆議院發出抗議文。分致世界各國國會及國際聯盟會。反對英國行為。文內聲明埃及與蘇丹為完全獨立國。埃及與蘇丹應視為一個整體。不容分裂。今埃及已允道歉懲兇。然英國竟乘機實行其帝國政策。憑藉武力。對於一和平國。力圖一逞。英國之行爲。蔑視埃及之憲法。傷害埃及農夫之生活。其所要求者。與暗殺案毫無連帶關係。實歷史中前所未有。國際聯盟會應為和平無助之國出場干涉云云。其呼籲求助於公道亦情之所不得已。

新閣員之一



交通總長葉恭綽

謂政府依允此種行為。是承認英人對於埃及憲法之打擊。未出席於國會亦未得國會信任之政府。其舉動不能有效。決不能為國民所承認。恐埃及國民對於其媚外之政府。此後或將有所動作也。

▲愛沙尼亞革命 十二月一日。愛沙尼亞共產黨起事。攻擊官署。佔領車站。未幾秩序即復。當政府軍與之激戰時。雙方均有死傷。政府方面死十一人。內有軍官五員。士官生三名。二十二名。內有軍官三員。士官生二名。共產黨死傷較衆。六十人被拘。送軍事法庭審訊。其中二十名已被處決。總理兼外相愛克爾氏之住宅。為革命軍所包圍。且被破門衝入。幸愛氏事前脫逃。得未遇害。愛氏即在國會開特別會議。時宣布實施戒嚴令。同時外長則向蘇俄政府提出抗議文。反對彼得格勒近來仇視愛沙尼亞之示威行動。並要求切實調查。或與共產黨之起事有關也。

▲英俄交涉 蘇俄接十一月二十一日

英牒。謂英政府未便咨請國會批准英俄條約。當於二十八日。覆牒內稱英政府此種決議如引起兩國內不滿足之情感。則俄國不負責任。又俄國答覆關於齊諾維夫函件之英牒。謂俄國請以公正人調查齊函之真偽。乃英政府不從其請。竟以毫無佐證之立言。指齊函為真確。俄國極為訝異。此種無證據之言。俄國不能容納。須知蘇俄在政治上與行政上完全獨立。與國際共產黨毫無關係。英國奈何藉國際共產黨與蘇俄政府如何關係之空言。以圖規避俄國所請提交公斷之辦法。此事欲得公正之解決。唯一方法厥在公斷云云。俄京官場機關報。評論此事。亦謂英外

相張伯倫並未證明齊函之真確。其所稱國際共產黨與蘇俄政府間關係一層。全屬荒謬。張伯倫之牒。不僅爲擬以壓力加諸俄國以強迫俄國

政府給於讓步之謀。且爲一種大挑釁之舉動。但俄人地位堅強。決不退讓云云。然則俄國對英之態度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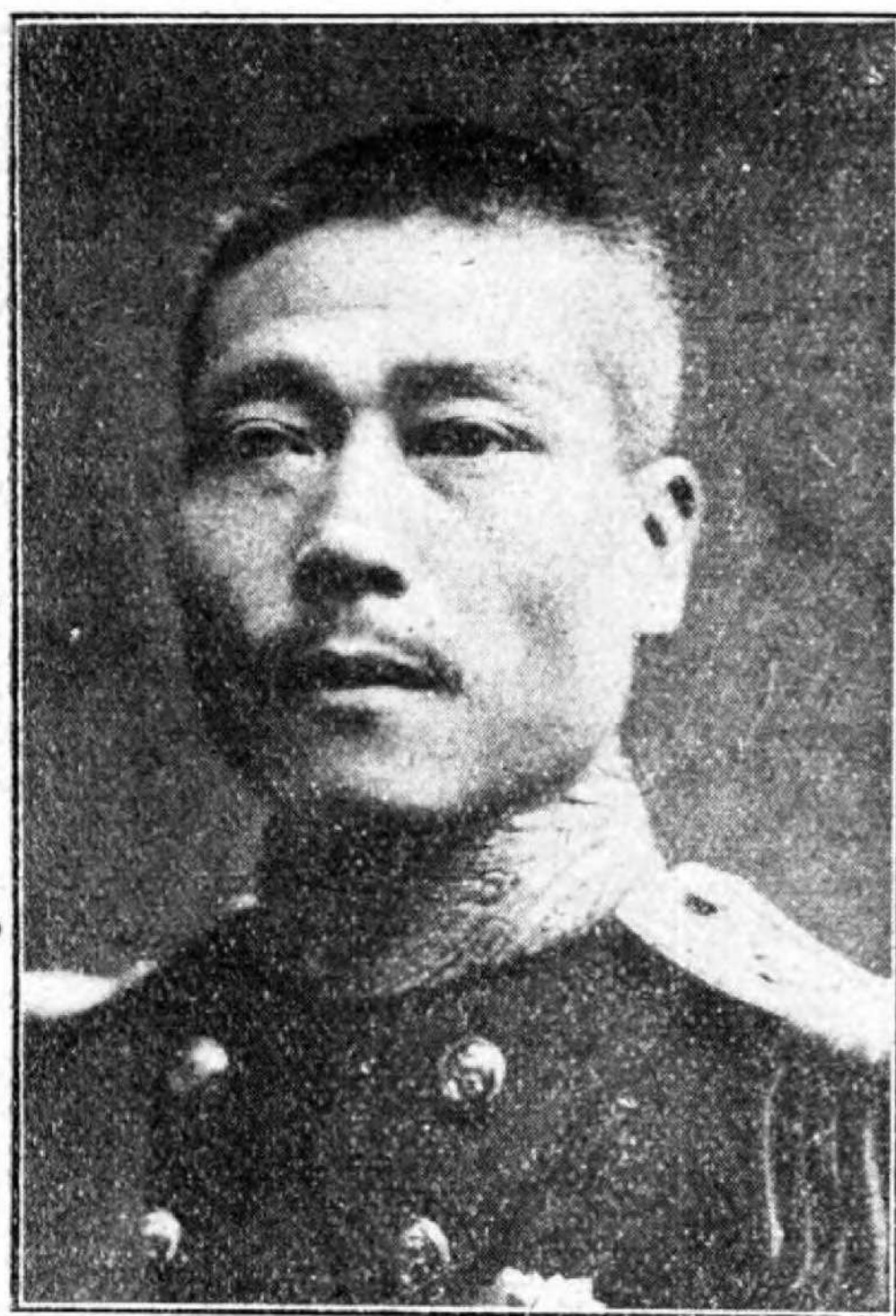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臨時政府之新閣員。內襲陸吳。法章均於二十六日就職。交葉二十八日就職。其餘外財海教農五部。段分次長代理部務。聞教王農楊在滬。將辭職。財李已於二十八日由滬北上。二日抵津。三日入京就任。海林亦可不日赴京就任。惟外唐雖可不辭。而一時不能入京。或將以

百餘萬。安格聯允撥充本月份政費。但苟無大宗款項。政局終無開展。因向日方磋商。三井無線電借款未解款項日金三百萬。京綏路借款項下未解款日金四百萬。均允可付。年內政費似乎有着。段氏又命沈瑞籌備結束外交懸案。先將日本西原借款。法國金佛郎案。及奧款案清釐。會同

顏惠慶或王正廷代署外長。未可知也。各部次長。陸次張厚琬。交次鄭洪年。法次王文豹。內次王未。均已發表。其他更動。尙在擬議中。餘則李思浩兼鹽務督辦。曾毓雋稅務督辦。吳炳湘警察總監。姚震之法制院長。蔣尊綽等之交部司長。關廣麟等之鐵路督辦。許世英。屈映光等之參政。或已下令。或已函聘。或已內定。

新閣員之一



海軍總長林建章

財政部進行云。

▲善後問題。政變善後。諸多磋商。許世英奉令籌備各省代表會議起草組織法。

二日業已通過閣議。凡十三條大要有勳勞於國家者。討曹各軍司令各省代表。及拒賄議員代表。均得列席。所討論者。當爲

(一)改革軍制。(二)整理財政。(三)國民代表會議如何組織。(四)執政府交議各

外交方面。段氏就職。既通告使團。使團即於二十八日分班觀賀。第一班俄大使加拉罕。第二班荷意比葡西班牙各使。第二班英美法德日五使。外團此次對段表示好感。日使居間斡旋最力。張作霖拜訪使團。聯絡情感。並主張恢復中俄督辦署。保王正廷回任。經中俄會議開幕。尙無確期。諒須展緩。財政艱難萬狀。現局急需維持費五十萬。渴望唐紹儀李思浩入京。蓋籌款方法無一不與外交有聯帶關係也。二十八日向金城借款五千元。以二千元撥迎孫費用。三千元供執政府雜支。聞四二庫券尙存

件等要案。聞未來之國民會議。將推孫中山出爲議長。許方奉段命在津候迎孫氏。孫則二十四日抵神戶。後演說大亞細亞主義。聽者頗衆。三十日乘北嶺丸。由神戶轉津。三日可以到津。五日當可入京。天津民黨議決孫在津招待工商學界宣傳主義。而北京學工兩界。亦準備盛大之歡迎。將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請其宣布根本改革之意見。孫在今日要人中。蓋最得民衆之同情者也。

▲檢舉賄選。國會問題。時論多主解散賄選國會。澈底澄清。乃京政府

遲不出此。以致彭養光等則通過非常國會組織大綱。及議事細則。推代表謁段。請召集非常國會。不分民六民八。凡屬拒賄者。一律認為健全分子。而賄選之參眾兩院。又反議決發宣言。維持法統。照常開會。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差幸新法長章士釗。頭腦比較清明。三十日密令地檢廳長。檢舉賄選議員。吳景濂、馬驥、谷芝端等四十餘人。均在偵查之列。初傳陳家鼎等業已被捕。繼知不確。三十日晚。地檢廳又搜查王毓芝、高凌霨、吳毓麟宅。即行發封。並赴大有銀行。直隸省銀行。澈查賄選帳簿。以憑參考。當局之所以追究賄選。原冀參眾兩院自動取消。以免再經解散手續。詎知賄選國會一日又發通告移津開會。二日國務會議提出討論。以政府並未妨礙兩院職權。檢舉賄選。係司法職權。國會存廢。待善後會議解決。故議決暫置不理云。

屢請辭職之馮玉祥



至於馮玉祥。則二十四日遞呈辭職後。二十五日即微服赴西山。馮部將領當然呈請留馮。二十六日段張議決挽留。段派梁鴻志等退還辭呈。並於二十七日派宋壬東會同鹿鍾麟等赴西山勸馮回京。卒無效果。馮且有如部下相強。誓必自戕之表示。故二十八日段雖下令慰留。而馮氏又派員上二次辭呈。雖段氏又以指令慰電。恐未必因此一留而變初衷也。平心而論。馮果誠意解兵。為武人倡。撥亂反正。功正不下於逐曹。在反對方面。如吳佩孚輩。不但無所藉口。抑且相形見拙。更足證吳等之弄兵為忤民意。馮氏此舉。洵可賀也。

▲全國大局。段政府對於收拾大局。尙無確定辦法。各方變化。各自醞釀。(一)長江方面。先言(江蘇)奉軍入京。本擬對直系餘孽加以剷除。惟因段氏受齊蕭通電虛擁。遂阻南下。但奉軍抱守京奉全線及津浦北段。未忘南窺。同時張宗昌雖聲明無意圖魯。而已與鄭士琦商定借道入

其受護共和之素志。對此舉動遺謬之溥儀有以監視之也。
▲張馮行動。張作霖二十四日抵京後。除一度與段協商外。無所表示。初聞張氏傳諭所部。將在豐台大閱。而不料一日順承王府會議之後。當晚張即突向段氏辭行。二日晨五時。張偕奉軍全體將領赴津。駐京奉軍。除留李景林吳光新部各一旅外。餘定即晚開拔回津。張之所以出此外人消息謂其與馮軍意見不洽。實則出於挑撥。聞奉軍會議對長江仍主用兵。然則張之匆遽赴津。或與長江問題有關歟。

▲清室事件。馮玉祥派兵迫清室出宮。並由攝閣會同溥儀修正優待條例。廢除帝號。移出舊宮。不獨深合民國體制。其於溥儀亦頗有利。馮氏入京而後。當以此事最為國人所稱許。段入京後。溥儀派員謁段。懇而清室又進而要求恢復曩日優待條例。亡清餘孽。若康有為輩。亦更妄肆簧鼓。段氏對於溥儀。不主過事鹵莽。因暫命清室善後委員會停止進行。決將修改條件提交閣議。清室於此。自應知所安分。乃也溥儀又突於二十九日下午出醇王府。赴日使館避匿。廢帝之所以出走。外傳其深恐中山到津。生命或有危險。而另一說謂馮軍將有異動。不得不託庇外人。實則無非受師傅莊士敦氏與垂老之德惠而已。此後吾人深願段氏本

蘇將駐隴海路以監視蘇鄂。今則奉張出京。形勢當更有變化。加以蘇人紛紛電請驅齊。旅京蘇人亦請願免齊之職。而段氏仍擬設法諷令齊氏自退。俾免用兵。齊變元雖外傳有自請辭職之舉。但迄未證實。且齊氏二十七日在南京召集會議以前。電段條陳改革軍制。似尚無意言辭。特齊之眷屬已於二十八日北上矣。且聞臧致平南下赴徐。與陳調元磋商驅齊方法。陳亦有齊將不久下野之表示。是齊之不能安於其位可知也。杜錫珪與齊狼狽已久。見齊位置可危。二十六日電京辭職。海軍將士通電挽留。二十九日閣議亦決留杜。杜氏以退為進之計。蓋已售矣。上海一隅。

三十日盛傳蘇軍第二師開拔來滬及新龍華挖掘戰壕。人心頗為震動。迨至二日。乃知蘇第二師尚未來滬。到滬者係歸併於第九師之第七十八團各營營底。宮部調防滬南各處。新龍華掘壕確有其事。真相尚未盡悉。至張宮兩方均自謂以維持地方治安為職志。軍隊調防匪患。似不致發生衝突焉。至於（浙江）則孫傳芳夏超之間。感情不洽。

地動搖之贛督蔡成勛



今猶未能預料也。（贛省）方本仁軍隊。已於十七日在遂川與馮紹閱第二旅開火。馮敗退。方部二十日進至萬安泰和。二十二日佔領吉安。馮旅精銳損失大半。與楊以來第一旅合。退守峽江。方部進至詎峽江三十里地。常德勝軍隊。亦已進至吉安。方常合作倒蔡。為北伐軍之前驅。蔡成勳二十四日曾擬出走而復折回。先遣眷北上。嗣以岳兆齡吳金彪楊以來等三鎮守使到省。允任期停。蔡暫不走。然方既討蔡。蔡亦通電討方。勢已決裂。蔡之地位。遲早當必不保。蔡電蕭耀南。請調陳師嘉謨師援贛。蕭拒絕。僅派錢臣川前往調停。蔡一方電段。自請辭職。又派員見段。懇奉方停止進攻。聽候中央解決。旅京贛鄉請派李烈鈞收束贛軍。以李國珍任省長。不知段氏將何以處之。（湘省）川軍已由常德進迫澧縣。唐榮陽部湘軍退慈利。不惟趙恆惕岌岌可危。而公安石首鄂防亦必更急。蕭調宋大需旅入公安石首防禦。又令王汝勤部防荆宜。盧金山部防公安石首。陳嘉謨部防岳州。蓋鄂蕭今亦處於存亡關頭。派兵援豫。

浙軍內幕。醞釀逐孫。形勢漸緊。故孫亦調蘇境駐軍赴浙防備。特不知浙軍究有否此胆力為省人一爭顏面耳。蘇浙而外。如（皖省）則馬聯甲倒後。王普在安慶之攝行軍民兩政。本來無人承認。李傳業自壽縣抵蚌。與高世讀等合作。近日孫萬香率部在六安自稱國民軍。大概亦可與蚌方聯絡受編。王普勢難站立。段氏則令裁皖督理缺。任王揖唐為皖省長。暫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倪道烺任鳳陽關監督。二十九日晚。王揖唐入京。辭皖長。經段力勸。已於三十晚回津。預備赴皖就職。皖局究屬若何收束。

已談不到。護憲政府更無論矣。（二）黃河方面。（豫省）自吳佩孚回洛後。積極備戰。胡景翼軍遂決南下攻豫。初在順德開火。吳軍節節敗退。至二十七日。胡部佔領新鄉。吳軍退守黃河南岸待援。然鄂蕭援軍不至。吳軍無以為繼。吳乃電段。願放棄武力。服從和平。王為蔚亦電請停戰。段遂電胡收束軍隊。胡因與吳媾和。京漢路趕修路線。不日可望通車。（陝西）劉鎮華首鼠兩端。自與陝軍正式開火後。迭失渭河以南之華縣華陰各地。而渭北之同州。韓城。朝邑。澄城等縣。又先後被陝軍繼保傑。麻振武。高

峻楊虎臣等佔領。劉見形勢不佳。連日以來。決定離陝。擬將軍事交陝軍第三師長田玉潔負責。民政交陝人宋聚五護理。省長但陝軍是否聽劉安省。雖有不可知矣。(三)西南方面。(粵局)依然混沌。二十四日汕頭軍事會議。解決陳炯明就職問題。結果由林虎代表將情形電林。俟得覆後再定。但聞陳氏將於五日就粵軍總司令職。各軍主張入閩者小數。故決攻粵。全部改稱援粵軍。待林虎覆電到。方下動員令。是東江將再見烽

曲諧 (續)

秋碧軒詞稿既不見於當世。余曾據萬歷以來。各家譜選十二種。輯得散套六十三。小令一百。自來哀錄元明各家散曲。所得無如此之富者。亦正以陳氏原爲散曲專家也。惟筆墨多懶。繕寫未盡。不能通體比勘。擷其精英。茲姑略而弗論。請論王驥德之方諸館樂府。王氏生萬歷間。當時曲家泰斗如沈詞隱。湯若士。皆與納交。而致傾倒。所著曲律。確爲此道津梁。余嘗謂明代曲家。最不可少者。爲魏良輔與王氏兩人。無良輔。則今日無崑曲。即謂今日無雅樂可也。無驥德。則譜律之精微。品藻之宏達。皆無以見。即謂今日無曲學可也。顧言之了了者。行之未必佳。乃天下事常有之弊。而驥德之於曲。似亦未能免也。傳奇雜劇且勿論。南曲散套。驥德深病前人大抵庸腐。以不足與元人北曲抗衡爲憾。但方諸館之樂府。亦正復爾爾。無所振拔也。以王氏之識。掩蓋藝林。而才情未曾能副之。爲南曲一補缺憾。斯真可憾已。特數其令詞。則尖新妥溜。允足繼嚮青門。差強人意。蓋在此矣。見月一江風云。一月華明偏管人孤另。後會茫無定。信難憑。兩處思量。今夜私相訂。天邊見月。生低低。叫小名。我低低。叫也。你索頻頻應。對月呼名。異方索應。是何光景。是何情致。其中寫出一片孤心苦詣。願望

火矣。(桂局)則劉震寰準備回桂。黃紹雄近到廣州與劉接洽。在寓被暴徒轟擊未中。胡漢民代行孫令。李宗仁桂省綏靖處督辦黃紹雄爲會辦。又令陳天太夜深圍攻黃紹雄。革職查辦。但陳亦通電擁劉震寰。罵黃通敵。陳蓋報前回西江事變之宿恨也。(閩南)泉永戰事。陳國輝敗失永春。退英都。後自英都入安溪。聯合楊學良。三十日佔領縣城。楊漢烈退詩山。閩南民軍固未能屈服於周蔭人之下也。

二北

無窮。正不獨活畫一妙人兒。癡絕而復憨絕也。鎖南枝待歸曰。「燈花綻。蟾子飛。心心盼他郎馬歸。早起書蛾眉。紅樓鎖空倚。紗窗暝。日又西。多管是。今宵尙欠幾行淚。」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此不亦可以言耶。結語照譜是兩句。吾恨不得作一句讀。而在多管是三字微頓。下面作一氣。愈得纏綿之致也。至於富麗凝重一派。吾最喜誦方諸之玉胞肚曰。「蕭蕭郎馬。怎教人不提他。念他俏龐兒。怕吹破春風瘦。身軀愁。觸損桃花。不知今夜宿誰家。燈火。章臺處。處。」風神灑落。情韻條然。必如此工緻。方許集唐。俏龐兒一聯。雅似杜詩中。紅豆啄殘。碧梧棲老之倒裝句法。然而在曲中格外是偶然。無庸稱道。一稱道便成流弊也。

王氏有玉芙蓉青樓八韻。序謂山東馮海浮先有北詞之作。嫌其選題猥俗。不稱爲韻。然王氏所選題中。竟有乳爐腹褥。膝凳足架之類。居然自命爲韻。真令人作三日嘔。明人之所謂是非。不但靠不住。甚且荒唐如此。詞曲雖小道。亦可概見矣。海浮惟其爲山東人。故粗豪之氣。咄咄逼人。是大宜於北曲者。無怪以爲南曲。乃嫌叫囂也。曩見有手訂之海浮山堂詞稿。分大令小令等。最備。近於海上見有坐隱先生選本。汪氏環翠堂槧。而書

坊沒去一字。簽曰浮山堂詞。不禁爲之掩口葫蘆。海浮曲全是一團拴縛不住的豪氣。然排募而能妥貼。詞中之辛稼軒陳迦陵也。朝天子自遣曰。「海翁命窮百不會千無用。知書識字總成空。浮世乾和閑笑俺。奔波從他搬弄。恁乖猾俺懂就中不同。誰認的雞和鳳。」只此一詞。便可想見其人與其文矣。

海浮曲於壯浪中寓滑稽。愈令人不可不作快讀者。其爲河西六娘子笑園五詠乎。「問道先生笑甚麼。笑的我一仰一合。」（入聲改讀平上去叶韻。）時人不識余心樂。呀兩脚跳梭梭。拍手笑呵呵。風月無邊好快活。「人世難逢笑口開。笑的我東倒西歪平生不欠虧。心債呀每日笑胎前。坦蕩放襟懷。笑傲乾坤好快哉。」閑看山人笑臉兒。紅笑時節雙眼兒。朦朧平白地笑入玄真洞。呀也不辨雌雄也不見西東。笑不醒風魔胡突蟲。「笑倒了山翁老傻瓜。爲甚的大笑哈哈。功名不入漁樵話。呀打鼓弄月。琵琶睡著唱楊家用盡你機關。笑掉了我牙。」名利機關沒正經。笑的我肚子裏生疼。浮沉勝敗何時定。呀箇箇哄人精。處處陷人坑。只落得山翁笑了一生。」此公下筆。無論爲丹丘體豪放不羈。爲淮南體趣高氣勁。爲草堂體山林泉石爲香奩體脂粉裙裾。都異樣寫得出。說得透。亦不僅此騷人一體嘲譏戲謔。顛狂欲絕也。

海浮曲有硬語盤空。呼叱而出者。如醉太平。遂閑云。「誰說俺不平。俺原無宦情。秋收田地到春耕。從來是本等懶驢。愁治不了。傳槽病。餵貓食。救不的殘生命。放牛歌。改不了舊聲音。急歸來笑聽。」然尙嫌曠達之中多憤激之氣。文字亦覺急迫而乏安雅。又如塞鴻秋。乞休云。「論形容。合不著公卿。相看豐標。也沒箇搗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盤賬。告尊官。便准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則較爲冲和。

閑靜不病乖張。而結語且緊得剛好。允有風起雲從。水流花逐之概也。以曲爲家訓。海浮之創作也。論其詞。尙警切清新。不同腐俗。醉太平兩首云。「勸哥哥學好。休捨命貪饕。聰明伶俐莫心高。只隨緣便了。抹了臉遮不盡。傍人笑。腫了手。拿不盡。他人鈔。放倒身。吃不盡。小人敲。急回頭。自保。」勸哥哥。休歹把兩眼睜開。一還一報。一齊來。見如今。矮人人心地。藏毒害家。家事業多成敗。時時局面有興衰。到頭來。怎解。」噫。是何言之至也。豈但家訓如此。正是國訓世訓矣。

論才情橫溢。氣象萬千。明曲中真罕有敵海浮者。吾所以屢舉其詞。而不以爲煩也。南曲鴻門奏凱歌。謝諸公枉駕曰。「邀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唐翰林坐的是會射策。江都相呀。這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鎮邊堂你祇待平開了。西土標名字。俺祇待高臥在東山。入醉鄉。周郎耳聽著六律。情偏暢。馮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前謝會友枉顧云。「又不曾費推敲。將詩債擔。又不曾閑包攬。把風情勒止。不過下山來。將公事勾進城。去把高親探。呀單想著洞天福地。紫雲菴。清風明月。碧龍潭。但離了聖境多愁。病恰遇著遊人共笑談。意象兒虛涵。默坐處機心淡。魂夢兒沉酣。猛醒來。世味諳。」高趣涵空。英姿颯爽。又純以跌宕風流。淵雅沉穆。勝而本來踴躍蹈揚之面目。則又收拾淨盡。一毫不露。才人之筆。真是無往不可已。

海浮情詞。具本來面目者。如玉胞肚云。「冤家心變。這些時誰家鬼纏。打聽的有箇真實。我和他兩命難全。神靈鑒察。誓盟言不叫冤家只叫天。」其較爲蘊藉者。如倚馬待風。雲悼琴仙前半云。「想像仙姿。秋水芙蓉。第一枝。天然標格。改樣風流。分外奇。腰肢輕。袅海棠絲。鬢半彈。秋蟬翅。花開風亂吹。花落春又歸。搵不住。看花淚。」花開三句。悽惋無限。在南詞。

柔藕一派中的。是當行。乃諸家選本。目錄其駐雲飛鵬劉一兒。「一段風流。一點情牽。兩意投。一曲銀箏奏。一股金釵溜。消遣一番花柳。一顧傾城一笑天然秀。一度含情。一上樓。」蓋賞其風趣也。余獨以為海浮月兒高閣情云。「月缺重門靜。更殘五夜永。手托芙蓉面。背立梧桐影。

最後之小說

(續)

是夕之聚會。爲儂畢生所不能忘者。絕宏廣廈中。巨燭高燒。光乃如晝。儂等至彼。爲時尚早。座客僅十餘人。其後來者。尙源源不絕。主人爲三十許之長身男子。蓄有時髦短髭。棕黃色之眸子。爲狀甚異。列尼爲儂等介紹。且告以儂將在紐約售文爲生活。安松乃司各德即執儂之手。高舉而輕吻之以唇。儂雖不禁震動於中。顧乃不能不強爲鎮靜之狀。憶儂每於銀幕上常見男子們吻女郎之手者。不圖今夕乃以身試之。然儂未曾具此經驗也。當初甘納雖曾強行向儂接吻。却未演過此種把戲。司各德又小聲向儂道。看來君在文學之前途。似較我所經者。更爲平坦。如不見棄。我當盡力爲君助。……此外恭維之語尙多。使儂受寵若驚。彼又爲儂向餘客介紹周旋。多所揄揚。儂幾有接應不遑之勢。而司各德則常常傍儂左右。不離跬步。

當晚又縱說文學家之職業。司各德乃以世界著名著作家與儂等視齊觀。頓使儂自負之念油然而起。爲之欣慰不已。彼復稱道若干著名之雜誌與其著名之記者。某也晨間有何怪癖。某也夜間常具何種態度。而各雜誌在世界銷行之數。以及其內容議論。對於政治之趨向。尤言之娓娓。如數家珍焉。

譯者按。上海亦有一班新聞家。著作家。當其接晤鄉間初至之青年

瘦損伶仃。越端相越。孤另抽身。轉入房櫳。冷又一箇畫影圖形。半明不滅。燈燈化燭。杳無憑一似靈鵲兒。虛囂喜蛛兒。不志誠。雖是南詞。而確傳元人敷粉作色。鉤勒點染之祕也。

Thomas Edgeworth 著
馬二先生譯

人物時。亦復能逞臆而談。滔滔不已。乍聆其言者。幾無從測其學問之如何淵博。才識之如何卓越也。顧一察其行逕。則亦與此篇中之安松乃司各德爲一流耳。乃知世固有此一類借口頭之便捷。以冒充學問家之文棍。通都大邑。此輩常溷其間。以魚肉青年爲生活。紐約與上海。東西乃同一轍也。嗚呼。

已而司各德又引儂等至其著作室。則各種稿件。赫然充滿。一顧長之人視其各雜誌中所刊佈諸篇。呼曰。我的上帝。司各德。汝乃富有至此耶。其售值當必可觀矣。司各德微笑曰。南門。我現方售一短篇小說之編演權與影片公司也。南門賀之曰。汝誠幸運之鬼。試告我以代價。究竟影片公司給汝若干。司各德曰。我初索一萬。後經逐漸讓步。遂以五千元售出。南門微笑曰。五千元耶。此數在我視之。已復不惡矣。二人於是又縱談售影片劇本之情況。儂斯時聆之。心中爲之一震。一短篇小說之編演權。乃售至一萬。司各德之實售得價。亦復五千元。此誠儂夢想不到之巨值。儂之希望將因是而飛騰。不知所極。彼等既能以刊於雜誌之小說售諸影片公司。得如許之代價。則儂又何不可自售者。縱不能得五千。即二千或一千。亦復大佳。此種希望。幾使儂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是夜臨別時。列尼偕儂向司各德道謝。司各德堅約儂翌日午後七時相遇。同赴晚餐。

譯者按。一短篇小說之編演權可售五千元。而露納之小說。所得不過一百元。文人之剝削同類。乃至如此。厥後司各德與露納決裂。則雖貶價求售。微特一千之數。夢想不到。即一百亦復不可得。於此可見坊間購稿之肆主。殆皆以耳代目。不辨美惡。而惟以知名與否爲斷。此中正不知埋沒幾許文人之心血與天才也。噫。

翌日。儂起身爲時已遲。早膳之後。偕列尼同出於莫頓街底。得一住所。其室暗而且小。附有浴室及廚房。惟陳設器具尙不惡。祇一軟榻代臥床。月須租金六十元。儂遂付一月之租。姑居於是。

列尼復偕儂雇一乘汽車。赴店肆購衣物。雖爲時未久。而香車馳騁通衢中。頗足自豪也。儂從列尼之言。購得絕美之衣飾數種。綴質之襖。式樣極新。用以代紅法蘭之舊衣。而最奢貴者。厥爲外套。雖非皮製。然儂以懼寒之故。不得不購其較佳者。爲黑色羊毛織物。自首及足。皆可包裹。不受風欺。新式之鞋。爲值亦巨。儂前此生平所着之鞋。代價無逾五元者。而是日所購諸鞋。每雙之值。最廉者亦且十元之有半也。購辦既畢。儂乃逕返己寓。偶一計算。則儂之存款。所贖者已不足三百五十之數矣。儂心中爲之一驚。然儂爾時已用電話雇一汽車。備赴晚餐之約。再一回首。忽覩檯上之打字機。頓覺果使此後每日逐頁工作者。則生活雖高昂。尙不足爲慮。於是心中又復憂愁盡釋。七時既屆。乃赴司各德之約。既至。則見有若干著作家。方議論文字之事。儂初聆之。頗以爲奇。既乃自信。尙不至落人之後。天下固無甚難之事也。

譯者按。內地文人初來上海。其始未嘗不懷有種種希望。或且見誘於上海之繁華。忘其所以耗盡其所攜之資斧者。比比皆然。是皆未悟成功與才能。初無關係。而彼名震一時之文豪。乃另有其成名致

富之機緣。初與文學不相涉也。

司各德語儂曰。我等當外出就食炙牛肉。我深恨此間食肆所食之小雞。皆祇取悅目。而不能得味。此間有一小肆。名家庭餐館。距此非遠。爲一老太太所開設。其姓曰白來司。烹調之佳。殆難於言語形容也。儂等既抵肆。其室有長形甚低之天花板。陳設初非甚精美。所謂肆主人白來司太太者。一灰色髮之嫗。爲狀甚慈。招待儂等入座。極爲和藹。使人心神爲之一暢。所製諸餚。果皆鮮美可口。既而白來司太太問儂曰。密司已飽乎。儂答以皆甚甘美。惟此間室中乃稍稍覺冷。不知何故。白來司太太微笑。低語曰。我視密司似來紐約未久者。似此等裝扮。其機與鞋。皆甚單薄。胡能不冷。儂以學時髦之故而作踐自己之身體也。儂亟謝之曰。謝嫗見愛。儂尙能善於自攝其生也。嫗旋起去。忽一長大健壯之男子。趨入棕色之髮儀容甚偉。着工作之套袴。似爲一高等機匠。逕持白來司太太而吻之。曰。母親。余甚飢矣。速以廚中所有者食余。燐牛脯尤佳也。嫗笑導之入廚。去。司各德向儂釋之曰。此人名葛耐。白來司爲白來司太太之子。學爲電氣工程。彼甚不樂其母設此肆。特白來司太太之設此肆。初非藉爲生意。祇是一種習好而已。彼嘗言。鄉間少年多不能得精美之食。故設茲肆。其宗旨欲使附近諸人。得以廉值飽嘗美味。初非藉以牟利者也。方儂等進水菓時。葛耐已易衣而出。自據一桌。與儂等之桌甚接近。向儂注視。其意若欲向儂接談也者。儂固以其人爲不惡。然儂不喜向人多所喋喋。初不因其非音樂家。雕刻家。著作家等。文藝界之人物。而有所岐視。故祇一瞥而已。旋即他視。然即此一瞥中。已見彼之目光中含有憂色。司各德忽進言。謂何不至紅鱈飲咖啡。紅鱈者。儂嘗至其地。爲一密室。四周之牆。油作黃色。而一切桌椅。皆漆以瑱瑒質。作淺紅色。精光奪目。室中

雪茄烟氣濃厚如霧。長髮之男子與短髮之女子。雜然而坐。飲咖啡。吸紙烟。奇形詭狀。儂乃見所未見也。司各德略爲儂介紹數輩。彼等似皆漠然不甚介意。方皆殷殷於自身之經驗。一人述其自著之小說。遭出版者拒絕。此殆因吾之著作。較諸尋常普通腦筋高出一首。故彼輩不能了解耳。又一女著作家。向衆述其最近所作小說之大略情節。衆人皆似莫喻其旨。更有一人自誦其詩。雖無人欲聆。彼猶琅然高吟不已。此諸般現象。誠足使人激刺。然爾時儂乃竊自欣幸。以爲是皆著作界之名流。而儂乃得附驥其間。甯非可以自豪者耶。

司各德又語儂曰。最好君可從我返廬。庶可清談。當必有益于君之前途也。既抵其著作之室。司各德先將燈光遮暗。坐儂於極溫軟之榻上。以巨墊爲茵。甚覺舒適。陡然間彼忽似發瘋者然。遽現獸行。儂撲而強吻之。自儂額前之髮。閉却之目。以及驚怖欲喊之唇。儂斯時驚極。怖極。力拒之。而心猶猜疑不定。呼而斥之曰。讓儂去。讓儂去。汝乃禽獸。彼停吻而猶緊抱儂之腰。笑語曰。小癡貨。汝其聽之。聽我之言。汝已售出一篇小說矣。汝尙欲更售之否。快順從我。勿如是惺惺作態。則此後汝可任以所作之物。攜來。我將爲汝削改之。必可盡數售去。試思現今之冰涼世界。秋雲般的人情。豈有助力而不取酬者。小癡貨。能聽我愛汝者。其使我領略汝之香唇。我且爲汝盡力相助。任何事皆不辭。若仍惺惺作態。則我固從未爲無謂者盡力。謂汝欲去者——我之門並未關。汝請去。去即勿回。言已。彼起身至門側啓門。儂時已恨極憎極。淚涔涔過其前。斥之曰。儂此後拼死耳。不願以得汝之助。而使汝償其願也。歸廬之後。伏茵而泣。心爲之裂。約一小時後。淚既乾。儂乃強打精神。坐于打字機傍。從事工作。

兩閱月之後。儂之有限資本。雖以極經濟之法用之。行且爲生活上融蝕漸盡。然儂仍無成功之望。天平。儂何等勤苦工作。顧乃如此耶。儂自知工作不能速。則自爲每日工作之程限。非得作三千字數者。決不就寢。決不願使儂成功之希望。因懶惰而受阻。常見其他著作者。每得一資料。或留待明日。或留待下禮拜。始着。始而儂則常即開始於今日也。

每一篇小說既成。寄出之後。儂恆惴惴焉。懼聞郵卒叩門鈴。郵卒之來也。常在晨間八時半。稿寄出數星期後。即見郵卒以極巨之封送來。則某雜誌之主筆。又將儂所作之小說退回矣。儂傷心已極。每坐於打字機側。淚輒簌簌落。雖儂嘔盡心血。作成各種小說。而其結果乃如一轍。似一般雜誌之主筆。皆相約不收儂之稿者。嗚呼。此何故耶。

於時儂不得已。乃以極興致之詞。致函與姑母。旋得覆。則謂儂既經不告而行。此後伊即不願再加問。以此之故。儂雖願返故里。自認失敗。而姑母猶不能我諒。儂縱觀顏。亦復何堪。姑母之峻拒。於是回鄉之念。又復斷絕。

偶然——很希有之事。——儂獨赴家庭餐館進膳。——平時儂祇在寓中小釜自爨。常遇少年之葛耐。亦稍稍與之語。一次談及著作之事。儂遂縱言各雜誌拒收儂稿情形。彼笑問曰。既如此。何不拋棄勿作。而猶一試再試不已耶。儂聞而大沮。一時盛氣。遽曰。此非若所知。若尙不足以知此。此乃藝術之事。若終非藝術家也。葛耐大笑曰。誠然。此當敬謝上帝。余幸非藝術家。故得自食其力。余方盡力于電氣事業。以爲生活。此間蓄長髮之著作家。恆多來此食牛脯。然乃不能付其值。幸余母託上帝之福。慈悲爲懷。常憫而不較。然余則受其累矣。儂聞而嘿然。不再與辯。辯亦何益。餐畢且去。葛耐爲儂啓門相送。且曰。一語相告。苟不如意時。須得友者。幸來

此相召。儂略謝其意而已。蓋儂之傲性。秉諸天賦。雖在窮途。不願仰助於他人也。

譯者按。葛耐一電氣工匠耳。然觀其對待露納。固彬彬有禮。而瀕行數語。誠摯乃爾。以視司各德之人面獸行者。相去何其遠哉。可見道德品行。不必讀書然後有之。咬文嚼字之輩。其行為常有不可以告人者也。嗚呼。

儂又有一篇小說告成矣。擬送至某雜誌。且深知其酬報較其他為豐。故懷望頗殷。又知此雜誌收稿定章。如以稿為不合用者。必於四十八小時內寄還。是日午間稿竣。儂以打字機印畢。又一從頭重讀一過。自覺甚佳。其中結構委曲。足以引人入勝。而描寫上更為傳神。度彼雜誌主筆。苟非盲者。必不至拒儂斯作。而不予刊登也。

方儂寄稿從郵局回時。忽有一人。歛至儂前。略一免冠招呼。道。密司晚安。儂視之。則司各德也。彼續曰。我見汝又寄一巨裹。必是稿件。但必無人收用。汝當早知之矣。語時微笑。續曰。汝如能納我之意見者。則我可以一方策授汝。使汝稿交易成功。則此後汝當能得各雜誌之支票。至於無數。汝何不重一思之乎。如欲相尋者。我仍居於舊址。未曾變更也。語畢揚長去。儂亦不之理。惟自思。此番亦祇是姑試為之而已。此為最後之希望。儂之資斧日盡。行將售及此有限之衣物以自活矣。何不一納其言。今之女郎多有為珠鑽汽車一切奢侈品而自售其身者。儂獨不能為著作成功而一售己身耶。果如是。則儂不已能自立耶。是夕。為斯問題。輾轉榻上。苦難成寐。最後決意。暫不理司各德。姑待雜誌回音之來。

兩日既過。第三日之晨。忽門鈴振振。郵卒又至。儂心為大震。度必雜誌又將稿璧還矣。詎接而視之。則非是。乃洗衣店以所洗之衣領寄來也。儂思

雜誌主筆。久留儂稿。或即為購用之兆耶。希望又因之而復熾。儂斯時方進早膳。有麵包而無牛油。有咖啡而無牛奶。願以心中略有希望。則亦甘之而不覺其占。

又翌日。又翌日。又翌日。不覺盼望回音已是過了一星期。雖儂忍饑以待。然尚自慰。以為久無回音。則是稿必且獲售矣。此數日中。儂之生活祇在希望中。亦決不外出。且無錢購膳。祇以平昔貯藏之罐頭食物充飢而已。然而儂之痛苦尚不止于此。而憂慮之事甚多也。其一。電氣局曾以不付款將赴法庭控告等言相威嚇。其二。屋主來函。謂苟不付租者。則請以原機退還。儂殆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於此時也。忽得郵卒寄還一巨函。啓而視之。則赫然原稿也。儂奮勇檢視。其中附一小字條。上書。此稿經主筆察閱。認為不合現時之用。礙難收刊。嗟夫。不合現時之用耶。彼等現時所需用者何物耶。儂不能哭矣。儂祇有苦笑。儂思。儂現時之能合於彼等需用者。殆不在文字。儂誠失敗矣。儂誠失敗矣。儂苟欲成功者。除非……除非……

儂心中忽迴想。當日司各德向儂強行接吻之印象。彼自謂可以代儂削改文稿。而使之必售。彼又曾云。有策可使各雜誌多購儂之著作。儂思及此。重以無食之故。亟取冠戴之。惘惘然將出門。是時儂之意。是否即將往尋司各德。殊不目知。顧意外之事。乃相繼而來矣。

方儂之啓門欲出也。忽門鈴振動。葛耐忽來。儂爾時神志沮喪。為狀極頹敗。蓋多日不得充分之食物。是晨又得郵局寄回之物。使儂感受極痛苦之打擊。昏昏之中。儂啓目。則見儂倚於榻上。葛耐跪於儂傍。柔聲語儂曰。吾愛。吾愛。汝前乃輕蔑余至是。余愛汝。余自初遇時即愛汝。然苦不能掬誠相告也。汝此後其勿再於是等思想。以余為非文人非藝術家等等。

：儂不待其詞畢。急呼曰。慎勿再言及文字。儂願此後永勿再聞關於文字之言矣。當此之時。儂幾不自知何故。亦不識何以遽對於葛耐愛心忽生。彼亦遽舉臂相儂。儂因低聲語之。謂儂知彼愛儂甚摯。故甚願嫁之。葛耐旋出。未幾攜得鮮乳雞蛋等物至。以極靈敏手腕。烹以相餉。儂斯時痛定思痛。失聲欲哭。葛耐亟加安慰。旋偕儂同覲其母白來司太太。其母對儂亦甚爲親熱。相待如親生之女焉。

上述者乃一年前之事。今儂已與葛耐快樂正式結婚矣。彼自有其職業。而儂則棄去文字生涯。主管中饋。鎮日所忙者。無非手工織物。及小兒短

體諒 (小說)

伊撥了撥爐裏的煤塊。重新坐下織着毛冷絨衫。斜覷着他道。「你究竟預備怎麼樣呢？」他笑吟吟的看着伊的面龐。一聲不響。灣着身子。兩隻手在火爐旁邊來往的移着。伊放下了絨繩。一把將他的手推開了。嗔道。「總是這麼的。爐裏的火正旺着。一定要燙了手纔歇。你自己不怕燙可……」說到這裏咽住了。不再說下去。他笑着。「難道我還自己找着苦吃嗎？你不要我的手靠近火爐。我就不靠近火爐。可是手冷怎麼辦？」伊將身上的圍巾擲給了他道。「這個給你。這麼大的人了。還要人管。怎麼不怕羞的。」伊說着。將手指兒不住的在臉上畫着。他笑道。「我本來要你管我。所以你無論罵我說我。我總是不生氣。乖乖地聽着你的話。這麼着還不好嗎？」伊笑道。「你自己不是說是烈性子嗎？爲什麼在這裏不發火呢？」他笑道。「這個……我又怎麼知道呢？」

春蘭拿申報遞在他的手裏道。「好不容易纔找到。剛纔給車夫放在墊子底下。所以找了半天。」伊道。「你將那長篇小說念給我聽吧！」他

襪等工作。儂現時已爲紐約中最快樂之女子矣。迴憶往事。痛苦無限。亟以所經歷者。著爲此篇。俾一般向格林維志尋文字生活之女郎讀之。得知箇中况味。不過如此。則儂斯作爲不虛矣。以最後之小說標題者。蓋儂此後將永不再弄文字。據實以書。誌不忘痛苦云爾。

譯者按。吾國今茲尙少女著作家。故類此之事尙無所聞。惟文人苦况。或有甚於露納姑娘所身受者。余譯此篇。亦將示人以文字生活之苦痛。來者方多。其慎之焉。

(完)

心冷

展開了報紙。霍地站了起來。伊問道。「看見了什麼了？」他仍舊不響。呆呆地站着。伊拉着他的袖子道。「你看見什麼了？又在那裏發獃。」他慢慢地坐了下來。指着封面上。一行廣告道。「你看。硯英和岷芝離婚了。」伊道。「是那個硯英？」他道。「你的記性怎麼這麼不好。我以前不是講給你聽了嗎？就是我那表妹。」伊道。「哦！就是伊！怎麼會離婚呢？」他道。「這件事呢。本來在意料之中的。當他們結婚以前。兩家心裏都不願意。只因爲大家要顧着體面。就這麼含含糊糊的替他們結合。果然如今出了岔子了。」伊道。「這件事我還要怪你不好。你當初既然和伊十分投合。那麼你爲什麼不替伊想法子呢？」他將那報紙一面捲着一面答道。「你想。那時候的社會何等的頑固。在伊不敢冒險。在我也沒有能力。於是只得犧牲了一生的幸福。嫁給岷芝。那時候我恐怕我在北京。難免要時常見面。反而勾起了許多麻煩。所以索性回南。五年以來。一封信都不會通過。在我想竭力的將伊忘懷。更希望伊的心裏。不存絲毫我的印象。」

誰知他們如今果然離異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伊道。「那麼你現在也應當想法子打聽伊的下落纔對呀。伊究竟有自立的能力沒有呢？不必說起。要是沒有能力。那麼我們應當怎麼的幫助伊纔是。」他不響。只是點了點頭。

伊放下了絨繩。站起身來。走近到他的身旁道。「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你可不要着惱。」他低頭呆看着伊的臉道。「你又有什麼話呢？」伊道。「你當初愛硯英不愛？」他道。「愛呀。」伊道。「你現在還愛伊不愛？」他道。「現在我既然愛了你。我決不能再愛伊。可是我心裏並不會忘記了伊。」伊道。「你既然不會忘記伊。很好。假使伊如今願意和你結合。你究竟怎麼樣？」他聽了伊的話。重新坐了下來道。「這件事可得斟酌一下。」

伊不知不覺地將手理着他的亂髮道。「你千萬不要誤會。並不是我不愛你。你要知道。伊如今是已經和岷芝離婚了。假使伊自己家裏也不能住。而生活能力又沒有。那麼豈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在這個時候。伊如果願意和你結合。那麼我情願犧牲了我倆的情誼。贊助你和伊的結合。你的意思怎麼樣呢？」他注視着伊的臉。那兩眼淚珠在他的眼珠旁邊只是亂轉。他道。「那麼你怎麼呢？」伊道。「我仍舊這樣。我願意你仍舊愛伊。我願意你將現在愛我的心再去愛伊。你不應當嫌棄伊。你應當憐惜伊。你應當和伊結合。我呢。決不怪你。我依舊愛你。並且我自誓決不和其他的人結合。你和伊是夫婦。我和你倆都是好朋友。你以為怎麼樣？」他緊緊地握着伊的手道。「我不敢反對。可是我總覺得心裏太對不起你。」伊笑道。「有什麼對得起對不起。真實的愛。並不拘拘於形式的結合的。你趕緊去打聽伊的下落吧！」他答應着。抬起了握着伊的手。

的一隻手輕輕地在伊的手背上吻着。他的淚珠沿着伊的指縫。裏點點滴滴。落在他手裏的報紙上。濕了一大片。

★ ★ ★ ★ ★

他一面看着手裏的信。一面按着電鈴。一會兒。伊將門開了。笑道。「我猜着是你。不會錯的。這麼晚。你還來做什麼？快進來吧！外面風大着例。」他等伊關好了門。一同進去。將手裏的信。擲給伊看。伊接着笑道。「大概是硯英答應了你。是。吧？恭喜你倆此後組織一個完美的家庭！」他推着伊道。「那裏來的這麼許多話。你瞧吧！這是硯英的妹妹寫來的回信。說着。將伊手裏的信抽了出來。拿在手裏念道。「大表哥鑒。您的信我接到之後。便拿了去見姊姊。伊自從和岷芝離婚之後。就住在家里。伊瞧見了您的信。哭了一場。末後告訴我。要我寫回信給您。因為伊自從經過了這次的變故。對於人生的意味。已經完全了解。伊不願意再入漩渦。伊很感激您的深情。至於生活一層。可以無庸慮得。因為伊現今教着幾個小女孩。修金收入。足夠零用。況且和哥也按月貼補伊拾塊錢。所以伊也夠用了。謝謝您的好意。再會吧。」他一口氣讀完了信。瞧着伊的臉。只是不響。伊將頭旋了過去道。「怎麼。不認識我呀。瞧什麼？」

他涎着臉道。「Don't! 從前說的話取銷了吧。硯英既然自己不願意再入情場。那也是無可如何的。從此我們依舊是……」伊搶着道。「我們依舊是朋友。」他笑道。「怎麼還是朋友呢？」伊道。「怎麼不是朋友呢？自然是朋友呀。誰答應過你什麼來着？」他笑道。「如果我說出證據來。你可不許強辯。」伊道。「你說你說！你要說不出來。可當心些！」他道。「前幾天的話你忘記了嗎？那天你不是說我和硯英是夫婦。你和我們便是好朋友嗎？既然本來只是朋友。難道降了一格。仍舊是朋友嗎？」伊瞪

了他一眼道。「算你會說！」

他握着伊的手道。「Dear! 你的大量使我着實的感動。如今我倆中間又增進了一步了。」伊瞧着他道。「這算什麼。我只知道要能夠體諒愛者的心纔是真愛。成全愛者的幸福。犧牲自己。這纔是真愛。有什麼大量不大量。事情也過去了。還去說它做什麼？」這時候伊站在火爐前的鐵絲網邊。將小指兒在網眼裏勾着。他低下頭去。輕輕的央告道。「Dear! 我只要一個。」伊伴嘆道。「又來啦。一個連半個都沒有。」他笑道。「不說謊。只要一個。如果說謊。罰我爛嘴。」伊道。「又來說那些話了。只許一

慈禧秘紀 (續)

蒙古王公春年搶讌

清代故事年讌蒙古全體王公一次。其地點或在紫光閣或在保和殿。至光緒末年猶未廢此典。惟其宴時。至有可嘆者。據宮監李大等人云。清代筵宴蒙古王公。在每年正月初十日齊行。各蒙古王公貝子貝勒台吉等。歲暮入京納貢獻歲。既留京度年。元旦朝賀後。專候筵宴畢。始能出京回旅。筵宴之前一日。皇帝責成御膳房備宴。其禮節。則責成值年之蒙古王公與理藩院內務府預備之。屆期各蒙古王公。黎明依次入內。各蒙古王公分親王郡王貝子貝勒等數級。雁翅行列。分列左右。一例席地而坐。面前設一尺高短桌。各台吉等。則坐於殿外丹墀左右。凡數百人。皇帝則高據寶座。坐於中央。皇帝之前。設有筵品。約八九層。點心之外。間有鮮果。點心卽餠餌。京語所謂韃子餠餌是也。種類甚多。水果列在最前。宴時。皇帝入座。座前各蒙古王公等依次坐定。各部院尙出大臣。則坐於皇帝之近側。此卽陪宴是也。皇帝升座後。宴卽開始。喜起舞簫箕舞麻虎子舞外。尙

個。」他這時低頭在伊的唇邊。很熱烈的吻了一下。兩個人的目光凝望着不動。也許他倆都沉醉了。

在沉靜了一刻之後。他涎着臉問伊道。「Dear! 這樣還是朋友嗎？」伊將身子一扭。朝着窗外道。「不理你了。再也不和你說話了。」這時窗外的雪下得很大。飄得和鵝毛一般。一個小哈叭狗。在雪地下跳着。伊叫道。「你來看呀！」他走近窗前道。「你不是不和我說話的嗎？」伊笑了一笑道。「當真不和你說話。你又要發怒了。」他倆並立仕窗前。引得小狗兒直向他倆面前亂爬亂跳。

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筆記

有羊上樹猴兒爬竿諸戲。羊上樹。由回族中首領派員扮演之。以一回人扮作一羊。往還攀援木竿。猴兒爬竿略如羊上樹然。惟不知所扮者爲何項人。演時作滿洲樂。並由樂部派員跪獻滿洲歌辭。辭義頗爲明瞭。奏樂時。則由理藩院章京八人。將果點分列撤下。分賜各王公等。樂畢。皇帝卽下座。退入屏後入宮。是爲禮畢。但皇帝下座之後。此時有一極可發噱之事。其事唯何。卽搶宴是也。相傳是日皇帝退座之後。各蒙古王公等。各帶有隨員。名戈什哈者。腰間各攜帶口袋一條。聞皇帝退宴。卽喧嚷擁入殿中。一手提袋。一手搶掠點食。放之口袋之中。當其搶掠之時。履舄交錯。呼叫萬狀。爭奪仆跌。無狀不具。而執事官員。值時亦隨同搶掠。搶畢。各蒙古王公台吉等之戈什哈。列奔至其主人前。傾滿桌上。恣意吞食之。吞畢。一闕而散。蓋當初禮儀如此制定。而蒙古放誕。無復禮法之拘束。相沿成習。皇帝卽知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此外各蒙古台吉。亦予每年春筵宴一次。由在京八家親王執行其事。大體與上所述同。惟其豐備則稍遜焉。

宮中大鐘

據新出宮之宮娥云。宮中有大坐鐘二架。其一架高二丈。宮人上弦。須用高梯。其鑰匙亦至鉅。上弦之時。一人上梯上弦。四五人在台下用繩攪輪。以轉其鑰。始能上弦。其巨可想。此物爲某國所進。蓋舶來品也。其二架高不過五尺。而鐘上有盤。盤有戲台。內隱戲劇八齣。按時交鐘出演。聞此鐘係某粵海關監督。由外洋購來者。佛爺六十歲萬壽晉呈云。

光緒佚事

德宗帝胆風怯。自幼時。即畏懼鞭炮聲。宮中。年節演放。鞭炮花火。帝禁之。不得。即遠避之。惟禁城以內。雖可遵諭辦理。而禁城以外。閭閻商民。則演放如故。習以爲常。不能禁止之也。年中除夕日。清室致祭堂子。例須皇帝親行上祭者也。堂子即祖宗祠堂之謂也。帝初即位。每遣大臣恭代。致皇帝春秋鼎盛。始親行致祭。某年初親行。先諭九門提督彈壓地面。蓋堂子不在禁城之內。在東長安街市中。故有此諭。京中俗例。除夕接神。須子時。而宮中祭堂子。亦在子時。帝既至堂子。外間鞭炮聲回起。帝神態倉皇。不知所措。旋召九門提督長麟至曰。我令汝禁止人民。在我左右燃放。爲何今夜如此擾我。長麟跪對曰。奴才早已傳諭。無如商民人等接神。亦用吉時。彼等知主子出祭。必爲吉時。故放鞭炮祭神耳。帝曰。我出宮。即是吉時乎。長麟對曰。然。帝無可如何。乃倉卒拜祭而去。又帝夙無常性。在宮中。每日無定睡。每坐無定時。大約每數分鐘。即須異地。其兩手猶不能少閒。尤好蹲於地上。庚子西幸。第一車爲佛爺。其次后妃。次阿哥。依次而行。帝車列第二。故每站佛爺與帝同時起落。每站爲之預備布帳。帝入帳中。不能久坐。參見佛爺後。即蹲在帳外觀看野景。帝未曾出宮。故一見青山綠野。樵子農庄。則必到處蹲而觀覽。有時尙令太監隨之。俱踰於荒郊野木之側。而其觀風景。踢跳馳走。一如小兒。黍油麥飯之思。蓋俱無之焉。

雙十
十十
面標

上海模範工廠

管子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匹夫之責任。第一件就是提倡國貨。本廠所有出品。質料堅固。經久耐用。爲中國之上上品。請諸君樂爲提倡。……本廠出品繁多。不及備載。茲姑總述於后：

鐵工廠

鑄鐵廠

橡皮廠

地毯廠

毛刷廠

眼鏡廠

印刷廠

洋鐵印花廠

梳燈廠

玩具廠

各種出品

定價低廉

總發行所

電話

製造各種大小機器。以及銀箱。庫門。救火車等。翻砂。引擎。車床。刨床。鑽床。各項大小機械。均可定造。

橡皮車輪胎。橡皮鞋底。橡皮玩具。大小皮人。以及各種獸類。球。並承造各種橡皮器具。各色純毛地毯。球。並承造各種橡皮器具。均可定造。

各種軟硬牙刷。大小種類不等。各樣板刷。各種科學眼鏡片。水晶茶晶。均有。設石印鉛印兩部。承印五彩月份牌。般單。商標。鈔票。招紙。簿記。文憑。證書。禮券。書籍。傳單。鉛字。及外國簿記。精製各種銅版。鑄造全副大小。

精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銅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銅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

精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銅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銅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

精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銅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銅製各種燈。金銀色。均可定造。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三層樓洋房。江灣火車站西首。中央三九五號。

誌謝

昨承施惠君惠贈英文自荐信範本一冊。共有信樣五十封。無不恰切實用。書中並附有中文註解。尤便採擇。誠為英文尺牘中之良好著作。書此道謝！並可介紹。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國內軍人應有之覺悟	一上	十行	標榜。	標榜。
美國對未來戰事	二中	圖上	(十)	(九)
國內外一週大事紀	一下	一行	烏魯主。	烏魯主。
	六下	四行	浙藉。	浙籍。
	六下	五行	醒釀。	醞釀。
	一上	一行	亦邑。	亦是。
曲諧	二上	十七行	很同行。	限同行。
	二下	七行	氣阻。	氣沮。
	二下	十九行	人話。	人語。
	二下	廿六行	過楚王。	遇楚王。
	三下	三行	晚悞。	晚悟。
最後之小說	四下	三行	詢。	詢。
裴斯開登之「三個時代」	一下	二行	雷新。	雷斯。
名人錄	二行與四行	六行	忝議。	參議。
			隊軍中將	陸軍中將

中華皮鞋有限公司

發行所南京路拋球場



雨天皮鞋
包不漏
水
每雙定價
六元五角